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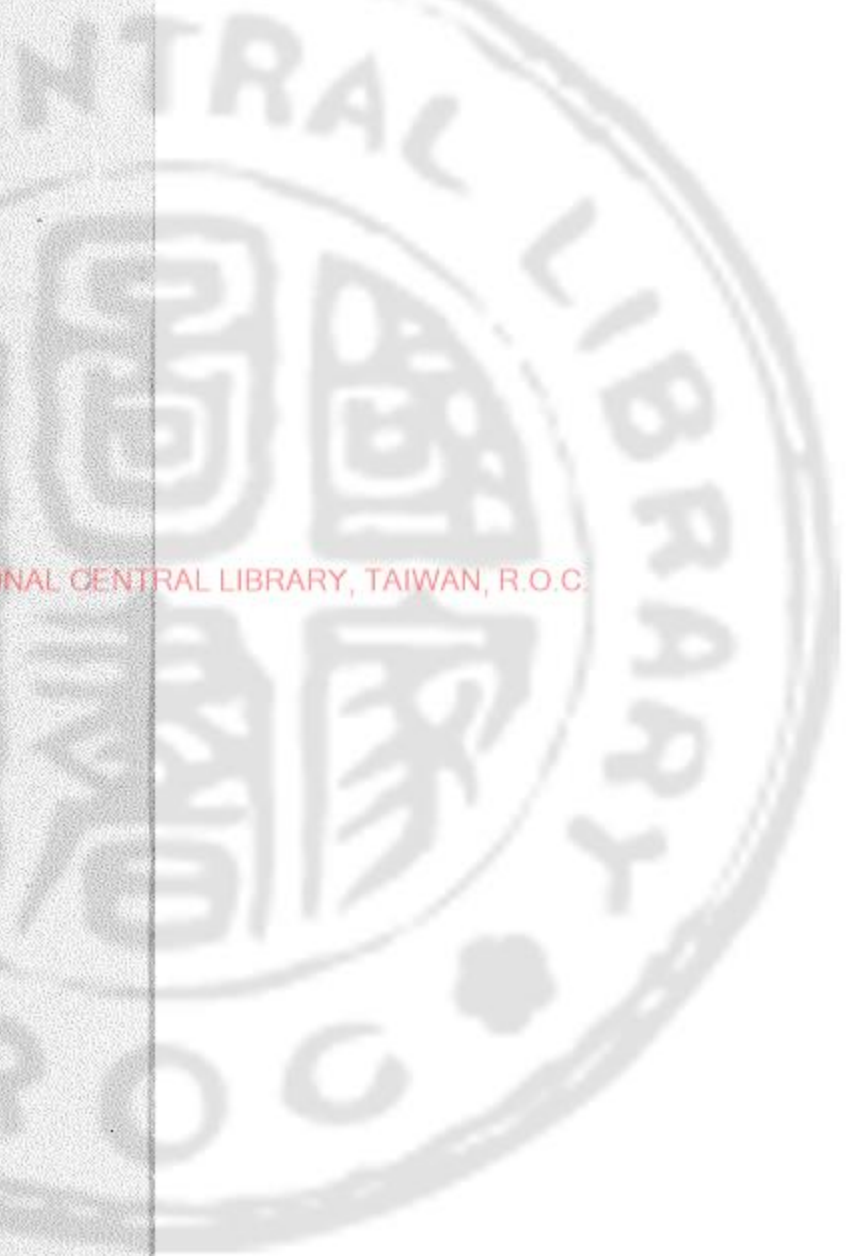
月鉛摠錄

甲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丹鉛錄叙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
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
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
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荅曰泳圓
涿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
棄石余之抄畧譬猶摘孔翠之藻羽



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
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
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
筆倦慎執鞭古晉頗合軌葛王自束
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
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
百分以為丹鉛四錄享教帚以千金

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咲且為
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嘉靖壬寅閏夏五金伏之初楊慎叙

丹鉛總錄目錄卷之一

天文類

密雲不雨

駿狼

黑雲壓城

山帶

如日夜出

孟婆

七政

丘處機論日不入地

長短星

易卦納甲

睨日

旁羅

金虎

繩河

冬至夏至

晚見朝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虹霓

宋儒論天

好風好雨星

石氏星經

中宮宿

甘氏星經論日月黃道

五行

霄雪

風行水上

典雲祁祁

星變

卷之二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鹽澤醋溝

鬼方

九縣

熒臺火井

度索尋橦

附庸

漢水有二

被池

溫泉

地志

石墨

禹碑

翠微

風裳水佩

九有

都鄙

穴井

禹生石紐

五嶺考

浦卽步考

拂林圖

黃河九曲

陰火

水鬪河僵

九宮

與十三卷九宮七色互觀

丘處機論海潮

溝瀆

熱海

囂字音義

三江

五湖

大江

南夢北夢

善防水淫

四道三谷

華不注

行潦

五管

補前五嶺考

沙田

郭璞墓

右軍帖

壠務

夜郎

壞植散羣

杜詩左擔之句

秦淮海易解

汶卽岷

崑崙九州

海外五嶽

漏井偃豬

東流不溢

名山異名

東西二周

外水內水中水

禹穴

灘渾字考

封堠壘埒

苜蓿烽

渡瀘辯

月窟日域

黑水之源

熱江之源

兩碣石

天方國

吳泉

蜀士夫多不居本鄉

地名用天字

蓋天輿地

五靈配五方

異乎水而上木

胡苑

東陵西陵

冢中枯骨

冰泮冰合

廬山祁連賓顏天山

八功德水

指掌圖

地下而黃曰干

無定河

胸忍辨

帛仲理

丁水

沛沈

太行山

御梨

陰火

濮地

黏天

少陽少陰老陽老陰

上公明星

秦雜官名

仍字義

明田

瓜州南陽平陸新都

鬣剔醜字

竿苴咩城怒江

禹碑

水經注

蒼頡冢

五津

卷之三

丹鉛總錄

目錄

四

時序類

鑽燧改火

懸炭

湛淞同字

禊有春秋

養花天

耗磨日

三澣

八蠶之綿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

寒食火禁

五運六氣

更點

見生樹生

粉荔

靡草

子容嘉祐詩

明月

鴈馬

景雲改元

夜漏

織女昴星

郭象莊子注

卷之四

花木類

長卿簡子

合浦葉

側生

薜荔

后稷樹藝法

護門草

苦菜

錦竹

四果

竹實

扶竹

扶荔宮

香澤

末利

翠管

虞道園題蘭詩

花九錫

君遷樹

蘘荷子

紅姑娘

燕檀

杙詣

鬣葵

苞茅

若緞字義

毅卽艾子

紫籜

九枸

松柏九九

茶子

菱芰辨

西瓜

三樹相似

杜工部荔枝詩

羅隱紅梅詩

負苞

鬢華鬢嬌

七里香

蜜蒙花紙

越爲布名

包桑

蜚與茆同

旌節花

粵卽華

烏昧草

蕩

梔花

茄卽荷

檜木

薊字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加皮

蘆荻薰葭之分

兔絲燕麥

蒲柳

榮木

苛貌蓋字義

青史子

萬年枝

山谷太白詩

菟醬

梧桐本虛

卷之五

鳥獸類

鴟

鴟鴞

舞馬

五花馬

羊祜鴈賦

壕山

信天翁

阿濫堆

翠碧

怪魚

熊館

鷓鴣

集隼異音

鸞鳥

水螢草螢

雀殼熊躡

文狸

吐金鳥

橐魚

高齋無白鳥

龜文具八卦

以龍紀官

鹿食九草

叱撥

虬螭

禽之制在氣

燈蛾

蛙鳴給廩

鷓鴣

石鱗

唐太宗十驥贊

馬贊

馬政

卷之六

宮室類

屠蘇

反坫

二庭

漢畫

申明亭

紫濛

廷鷺堠畫烏亭

唐之朝制

寮為小總

大學分齋

巖郎

驛駟畊耕字訓

里區謁舍

表準駁蔡邕明堂論

編民

玉門夕陽亭

仁祠

西弄

置郵

星橋

姚璿諂曲

戶門字義

天府

產城

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冠服類

纂離考

玄的

紫標

輕容

菩薩髮蘇莫遮

偏髻髻

服妖

鷓鴣字

朱腕繩

狄香

薄借

彈卽玉池

丹的

流蘇

珍寶類

金膏水碧

阿堵

錢神論

太極泉

鈿金

古錢

宋時官燭

磨鉢

銀鵲

玉璽考

玉導

音律類

舜七始詠

尺八

卷之八

物用類

義嘴笛

不借軍持

丹鉛總錄

目錄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蜀牋川筆川墨

自相矛盾

殷輅

先路次路

鼓舞木熙

朱鷺

重較說

簞簞豆鋪

苧席

銀蒜

芟紙

隱囊

飛虞

酒帘

鏃瓌

碁鶚

鳳船

鳳盃

朱萬初墨

古制墨法

盪櫛

灰釘

寄生

左傳正直

積竹

乘石

鈞金束矢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盃字解

古鏡銘

刺閨

扁舟本作編舟

木夾

角制所始

金題玉躐

方麪

孟光舉案

秦子符子

簪導

斗斛大小

象經

大赤

京房沈重衍律

私礬

朱子玄牝解

簡牘

車子鈞

呂獲陷穿

車屐

閻丘冲

王獻之

物無非樂

監字義

墨法

算法

師開師曠

三雅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琇琰

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改元

騎兵

女樂本于巫覡

女史

棗昏

漁樵

隱居不當談時事

鄉里夫妻

橘黃

賕賄

香與墨同關紐

蠱瘴

陶淵明語

音辭

甘寢秉羽

擲柄

酒令手勢

將牢

軍中有女子

管商論金粟

三農

嗥歸

晦菴僻論

儒梟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兩癡人

不嫁惜娉婷

漢文帝重農

小司馬索隱注誤

侍中執虎子

宋主禮儒臣

容頭過身

隱民

符子

齊民要術

敗棊有勝着

東坡與佛印戲語

陸長源

慈掌兵義主財

公冶長通鳥語

嫁殤死

屋誅

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君苗

王僑王子喬

兩莊躑

秋胡妻

彭祖

太子子厚

東山李白

滕王

大顛書

傳說

八士考

曹操欲用孔明

岳武穆當稱忠武

張俊張浚二人

臯夔讀何書

化益

蜀取劉璋

方望賢於范增

鍾離權

夫娘

火迫鄴侯

舉業之陋

孔明不取文舉

國朝登科錄

南宋五賢相

度轂

八士姓名

蜀士

蜀之隱逸

鴻安丘

畫家四祖

凋劫

夫子告顏子教子高

林疑獨

外物

君能容諫

古人取字

四皓姓字

擬人失倫

三蘇不取孔明

壽過百年

古文人名與字竝用

漢壽亭侯

兩鬻熊

傅玄稱孔明

尹和靖對宋高宗

段干

君子不可立黨

王導

郡姓

王嘉

人名食其

四皓廟碑

章邯未可輕

秀才

秦刻石去姓稱名

蓋姓有二

衛綰

河間獻王

左氏句法

劉琨劉栖楚

南北二玄

王導

左思賦自注

蘇峻

謝安

異姓

卷之十一

史籍類

伊尹太公

韋考寬薛仁貴

魯仲連顏蠲

諸史遺人

伐國之女爲妖

布衣上書爲咎

陽鱈魚

析里橋碑

康節論莊子

唐詩主情

東山詩

古文多倒語

秦漢人論性

孫明復論太玄

孔叢子

古文之奧

唐人律賦

古書不知名考

謝臯羽詩

孔明寫申韓書

王符自贊

謝華啓秀

楓天棗地

小貞大貞

謚始

李華文陳陶詩

禹碑歌

六經無騎字

老子述而不作

太極兩儀

繫表

石經考

荀悅申鑒

劉靜脩論學

帝德罔愆

半山文妙

周禮屨人

五代史學史記

易逆數

彈文

宋士子四六

王無兢大書

一卷爲奇一條爲則

梓碧山人

夢英篆

經卦別卦

久湫大沈

畫記

東坡書

上林賦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紫電清霜

管子注

二唐書

韻語紀異物

孔明遺事

予欲無言

尋仲尼顏子樂處

境逆樂真

睿作聖

謙亨君子有終

王安石

卷之十二

史籍類

歷代名臣奏議

古今文字繁簡

君相

莊子

皇帝王伯

黃潤玉

禪學俗學

執其兩端

誰昔

蕃馬胡兒

二絲五穀

峒字

太白楊叛兒曲

李涉贈盜詩

太白懷鄉句

法言論屈原相如

警策

鬻子

子貢多學之對

詔首

葉公顧命

太白句法

阿鞞廻

唐宰相多能文

東坡詆佛

陸機太白詩音

古碑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浩然佳句

唐明皇詔

王欽若

古人偽作外夷文字

過秦論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外國書

揄釀

退之遺文

文有傍犯

韓子連珠論

漢詔

中庸

恬智安慮誠明

董仲舒解春秋

周司寇匪銘

井田

朱子引用誤字

博約

君子立已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太極無極

鼓舞

義帝

晏嬰鄭肅

法立弊生

飛鳥遺音

天有十日

出人不遠

荀卿雲賦

項羽學兵法

俗儒泥古

無爲而治

柳文蘇文

雉噫

寺人之令

古文用之字

榮字當入東字韻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東西二周後辨

跳出

引詩引書法

蘇子由

孔子言性與荀孟異

宋人不文

漢書引尚書論語異同

朱晦菴真西山不識伯夷傳

周禮量人

關雎之亂

卷之十三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譬况

旖旎

萬歲夜

湘潭雲盡暮煙出

子見南子

微子面縛

王臣蹇蹇

五行間色

優孟

貌字音墨

月中嫦娥

君王妻河

史記差訛

古書不可妄改

李泰伯不喜孟子

長頸高結

黔首

古詩後人妄改

焚書起于韓非

羿射日落九烏

趙李

盜竽

淵明讀書

菴字義

西施

呂梁碑

汲冢文誣

部色

均卽韻

偃曝

罨畫

辨妾字从辛非古篆

彤嚮

廡字音義

李密陳情表

出師表缺句

辨刻刊字

九宮七色

與二卷九宮同

明駝使

鍾葵鍾馗終葵

篋笏卽澁勒

麥舍金

以蠹測海

蕭暉與脩翬字義

木匠揸卯字

杓鑿

泊薄同字

苴有十四音

顛冬

查字考

蘭蘭字

岫音詵

古人避諱

五子之歌

願音陽

撻打同字

穀穀

吳吳

青雲

精鑿醍醐

卷之十四

訂訛類

北曲

書劄甲劄

空有四音

湖陰曲題誤

硯

何與呵通

跗粵華不敷五字同文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先其祿命

牛繼馬

文選嘈噴字

李陽冰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太白遊歷出處

恁字音

寺人即侍人

白鎔

孟浪之言

古人不厭複字

公孫龍子

廣文選

夏侯湛樂毅論

俊迭

滇字三音

五音解

夾俠古字通

濕灑二字與濕同

甄陣

淫聲

羨與永通

古歲字作遂

鄂字从卩

笨字義

甄字音

佗字兩音

古文七作忝

斗音主

柔杼二字之分

齊子豈弟

席箕

悠字單用

嗔目待明經

姑息

町疇

蠱冶通用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欸乃

施舍

徵字音證

輕音磬

饗殮

七十而耄

劉孝標世說注

丁真永草

佳麗

湯武逆取順守

鏡歌曲

范雲詩

肯毋山

角端步搖

杜詩用走字

夏屋渠渠

鬼吏區

周禮陰事陰令

麗字義

屢鼉

步字義

李泌逸事

玉樹

劉履注詩論詩

檮字音

汲冢書

李涪譏陸法言

古文不厭重複

楊氏兩族

衣字義

邵文敬詩

月金
畊耕字異

唐府兵利弊

卷之十五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英光堂帖

法帖用古字

刻石

虞娛同

使者曰信

士會當作土會

卦字解

寧馨

六尚

王楷藏書

季札墓

文字

轉注

雯華

倬出倬入

劉表善書

皇象書帖語

輕字義

楊誠齋跋法帖

草書心經

元朝番書

草書百韻歌

荆公字說

轉經

蠲字音義

真人八字義

壬字義

殷子周姬

英雄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丩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影書

謁字義有二

點與玷通

黽音茂

瑟居

票姚

伍貞之貞音運

須臾

坡詩

凸凹

咎姓

說文無凹字

八分書彖字

張禹山戲語

古字與構

柳與櫛同

菑傳同字

冒古與舖通

饕餮

山谷論草書

土字四音

方物

文用韻

秦紀

賦比興

窰咤

否德忝帝位

口字義

軼轍字同

三字名

和字義

苻姓從草

廣莫

諸賢感星

衍羨義同

范文正王安石書法

昔昔鹽

空石解司馬徽

大字音

澹淡不同音

儻字音

文莫解

云古貞字

夠字義

帆颿字異

繇字音

鸚鵡字音

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

善字義

安字義

古今書體

庾字義

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虎爪板

小鳳小儀

師隄敦

長流

刺史太守不同

三公

封建

僕射

青鳥司啓

錢昆求外補

司馬遷設史

將軍

東第西第北第

伯冏與伯景同

博物類

天一生水

太白梁甫吟

鬻發粟烈

水性

豹文鼠

梅社

顛當

竹香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高宗梁閣

宋人改樂

段善本琵琶

女媧配享功臣

卦名類

噬嗑解

三易

卦爻名義

龜卜

外字解

蔡邕協和昏賦

飲食類

酺字解

麩麩

糗糒蜜餌餽餽

寒具

醕醕

糲粳穀精

飯曰一頓

蜜雲龍

脯腊

牢丸

陸羽茶經

茗芋

卷之十七

千支類

六情

男女小運

庚辛枋

數目類

五勝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怪異類

玄鳥銜卵

秦檜詐作瑞應

女媧陵墓

水則

黃龍負舟

視肉

吠蛤

身體類

養以之福

檀暈

檀色

素足女

等身書

舌柔齒剛

六尺之孤

質劑結信

卷之十八

詩話類

卵色天

解紅

雙鯉

百東坡

荀子解詩

王雪山論書

魚若乘空

拋壻

李白詩祖樂府

泔魚

孫思邈詩

方澤杜常

黃眉墨粧

詩用數目字

回颿槳

詩賦用字

洵美且都

半豹

赫經綸書

季札墓碑

爲善最樂

陳同甫與朱子書

衢州斷碑詩

梅谿注東坡詩

張說詩

明月可中

八角磨盤

杜詩步檐字

天風海濤

丁屈朋斜

詩用熨字

天闕象緯逼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八詠

蘭廷瑞詩

賈島佳句

古詩用古韻

忠簡武穆詩句

評李杜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金雌詩

樹如薺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半山用王右丞詩

艷雪

爾公爾侯

王摩詰遺詩

素足女

洛陽花雪

孟浩然詩句

李白帖

濂溪詩

卿雲歌

古歌銅雀詞

莊子解

許渾

三千歌舞

石蛙御亭

古賦形容麗情

庾信詩

四言詩自然句

雨粟鬼哭

托物起興

稱贊文章之妙

玉瑕錦類

詩小序

李益詩

崔魯華清宮詩

搥碎黃鶴樓

李耆卿評文

老子論性

余知古論退之文

卷之十九

詩話類

詩文奪胎

宋人多議論可厭

杜詩與包佶同意

偽書誤人

邵公批語

五平五仄七言詩

吾猶昔人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路盈訪壘

角妓垂螺

津陽門詩

劉勰論文

文選生煙字

酒龍

青嵐帚

唐詩不厭同

蘇李五言詩

麓歛

麗人行逸句

劉須溪

梁武帝父子詩識

諺語有文理

音韻之原

讀書萬卷

上林賦連綿字

勸農詩

陸機詩

張仲舉詞用唐詩語
崔道融梅詩
詩文用字須有來歷
東坡梅詩

杜詩奪胎之妙

仲尼登泰山

梅聖俞詩

烏鹽角

唐明皇逸詩元人逸詞

金谷序爲蘭亭所祖
支道林不赴殷淵源

左思賦遺句

夏侯湛補亡詩

孫子荆除婦服詩

栢玄作王孝伯誄

唐史稱顏柳書法

陶淵明閑情賦祖張衡

左太冲招隱詩

擣素賦非婕妤作

王勃滕王閣序語有本

公孫弘字次卿

周諺

王弼易畧

白樂天詩

老子文用韻

公劉詩

晏子語

詩狎徊字

唐書規影字

禪教儒教虛實

陳白沙古詩

莊定山詩

蔡邕漢津賦

劉孟陽碑銘

四言詩

柳子厚句法本子雲

宋人釣臺詩

卷之二十

詩話類

錦城絲管

落月屋梁

關山一點

凝音佞

羊腸熊耳

巫峽江陵

慧遠詩

竹枝詞

瑟瑟

張繼詩

門外獨兒

三句詩

袁伯文詩

劉須溪

幽陽

佛經似詩句

黃鶴樓詩

凍洛

神漢

綠沈

帛道猷詩

禿節

五言律起句

芳梅詩

謝詩

吹蠱

韓翃詩

王適詩

張諲

桃花詩

七夕曝衣

文思遲速

批頰

柳枝詞

金山寺詩

劣唐詩

劉駕詩

馬戴詩

劉言史詩

劉元濟詩

崇山

李益詩

石尤風

蝦蟆陵

搗衣

風箏詩

李太白論詩

杜逸詩

簡文楓葉詩

詠蟬詩

劉文房詩

彫苾

波漂苾米

銀燭

帆字音

江平不流

陸賈素馨

洛春謠

西施

裴廸詩

五字

掘柘語

詩用惹字

韋詩誤字

右丞詩用字

感遇詩

平楚

裕眠

菩薩蠻

玉華仙子歌

人日梅詩

杜審言詩

白蓮詩

李陵詩

郝仙女廟詞

滇中詩人

王季友詩

鏡聽

耳衣

揭調

魚米

蜀詩人

南雲

探情以華

杜詩本謝

卷之二十一

詩話類

金潏

沙海

江蒲

塌來

伏毒寺詩

儲詩

杜詩天棘

韓退之詩

唐詩歲粧

行道遲遲

目錄
岳陽樓詩

謝臯羽詩

劉禹錫詩

薛濤詩

貫休詩

端硯詩

喻鳧詩

瀘水羅詩

劉綺莊詩

蕭遇詩

三羅詩

無名氏詩

牽絲

天邪

白頭烏

黃蝶

靈徹詩

幽州臺詩

海紅

胡燕

桂子

妾魚

亞枝花

魚魚雅雅

香毬金縷

殘燈詩

青精飯

蘭草

黃鶯畱

灑瀆

石城樂

估客樂

金魚金龜

閭丘均

太白用徐陵詩

挂胡牀

屏風牒

小姑無郎

颺颺

口脂面藥

竹筍江魚

鳳林

柳櫪

詩史誤人

陳子昂詩

季隨

軋軋鴉

斑璘

丹的

子山詩用韻

七經詩集句之始

盤渦

上番

六赤打葉子

泉明

菴草

解音賈

錦衣夜不襍

書雲

蘭亭杜詩

王粲詩用劉歆賦語

長河旣已縈

塞北江南

崔塗王維詩

范季隨論詩

月黃昏

十字平音

澀浪

王融詩

饒歌曲

女狀元

日抱黿鼉

十樣鸞牋

朱萬初墨

庭珪贗墨

張飛書

請急

論詩畫

曹子建遺詩

銀鐺

八月杳月

苴母孟婆

隋末詩讖

侯夫人梅詩

褥繾芙蓉

甘泉歌

寄衣曲

高棟選唐詩正聲

石碣陽鐫額

李端古別離詩

盛小叢

搥鼓

寶袂腰綵

曹孟德樂府

孔欣詩

楊素詩文

駢與澆同

鞞鞞

荳蔻

木綿

卷之二十二

璪語

卷之二十三

璪語

卷之二十四

璪語

卷之二十五

璪語

卷之二十六

璪語

目錄
卷之二十七

瓊語

丹鉛總錄目錄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一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天文類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

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
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
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駿狼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
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於衰也駿狼長暉謂
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駿狼山龍豹之義又
不可曉

黑雲壓城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

向日金鱗開撫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卧欲
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
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
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是予曰
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恠雲變氣昔人賦
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此意也予在滇值安
鳳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
賀詩善狀物也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

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敘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

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艸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騫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于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休疑獨註

莊子天籟一節

丹鉛總錄

卷之一

三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丘處機論日不入地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旣上於天如何却沈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沉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

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坼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

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長短星

寰宇記云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繆者乃以爲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

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
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
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
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
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
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與
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
若以曆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
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
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

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
八日二十三日月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
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
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
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
已成戊巳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參同
契爲備而坎離戊巳始有歸著故詳記之

睨日

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

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眇眇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
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
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
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渴虹睨
日古今奇句也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
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
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
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官鄰
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繩河

江淹文瑤離降映繩河低又表麗彩繩河映萼璿圃

指宗室也唐陸魯望詩繩河裏扇月傍識緯書王者
德至雲漢則天河直如繩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王充曰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日行天十六道

晚見朝日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此語殊有變互

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卽杜子美之喬木易
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
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
出

虹霓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
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
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
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鸞日頭西鸞
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

也莊子曰陽爻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蝮蝮其字从蟲俗謂之蠶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宋儒論天

邵康節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附聲而妄衍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旣自撰爲

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親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人所不問亦不必問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乃異端之正論而康節晦翁之言則吾儒之異

端矣本朝劉伯溫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學

切問近思亦何必求天外之事耶

好風好雨星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

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
北方水府之精而姬訾爲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
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
有氐有房有星有尾有箕氏胃房腹箕所糞也司春
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麟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
精玄武爲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
虛危壁室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
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北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象

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與麟同觜首

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

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喙

星頸張喙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

方司羽蟲三百六十 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味味

張卽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

或訛爲汪張皆本於石氏柳爲鳥喙之說 王奕曰

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

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

之鶉蓋鳳生于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

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蟲長故南方之宿爲朱鳥
吳興沈氏以朱鳥爲丹鶉豈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鶉
之微何預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
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
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獄司中土司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二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

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
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
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
天市垣之星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
由是也 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
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
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裔
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

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甘氏星經論日月黃道

甘氏曰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
爲雞二足爲鳥三足雞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
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畢
間故昴畢之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精之
宗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
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
在氐房月精在畢昴自司其行度而氐房昴畢乃黃
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范育曰日出於卯卯之屬爲

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於酉酉之屬爲雞而雞
之宅乃在日中是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五行

洪範五行北于龍馬之圖列於命箕之書其見象於
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
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律呂爲五音發於文章爲
五色易曰五位史曰五材志曰五物醫曰五運其該
曷旣哉錫朝據中土黃冠禱愚氓乃臆撰陰符厚誣
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旣已異矣符以陰名
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

其可以昌乎非寇謙之孽徒妖黨其孰爲此言乎有
聖王出曷不以造言亂民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
聖之儒乃取而註之噫考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霄雪

霄雪兩字音義皆異霄字从宀音屑說文兩霓爲霄
徐鉉注訂說文誤以宀爲肖遂爲臆說云霄雪着物
則消此說可笑雪豈有着物不消者乎霰雪與片雪
同一性也霓卽霰也爾雅兩霓爲霄注冰雪雜下謂
之霄雪說文霰稷雪也陸佃云閩俗謂之冰雪今名
瀋雪與霄音相近也詩補傳曰粒雪郭璞爾雅注謂

雨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
詩所云帶雨不成花俗諺云夾雨夾雪也春秋緯曰
盛陽之氣溫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爲雹盛
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爲霰韓詩
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霰也夏侯孝若寒雪
賦曰集洪霰之浙瀝煥摧磊之霍索謝希逸雪賦曰
霰浙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古詩詠霰云雪花遣
汝作先鋒是也以此證之霄與霄迥不同矣霄从肖
近天氣也楊雄賦騰清霄而軼浮景陶潛詩川滌餘
靄宇靄微霄道書所稱九霄青霄赤霄紫霄絳霄玄

霄之屬與霰霄字音義何啻千里

風行水上

楊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疾爲徐爲織文爲立雪爲湧山細則激激焉大則洶洶鞠鞠焉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句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蘇老泉文云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

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麟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湧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交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

之至文也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復可刪如云交橫綢繆卽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卽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興雲祁祁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也

星變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太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者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

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證也噫人之責
天亦太祥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
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旣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
不得此尤可笑也

丹鉛總錄卷之一

月鉛摺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乙

丹鉛總錄卷之二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地理類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

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鹽澤見漢書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

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震也

九縣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皆曲說不

通竊意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颺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爲九縣乎

熒臺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蕪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積陽之氣所產固非怪異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旣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附庸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太傅天子貢庸諸侯
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廡也杼亦廡也
漢水有二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
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
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蟠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
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
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
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

大安利劔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被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
亦有綠池障泥錦之句又裝潢家以卷縫罅處爲玉
池也

温泉

東坡詩紀所經温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
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
鄧川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温湯所在下必
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澈見底垢自浮去

不積且無硫黃氣不知何理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沈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巉傾岳恒

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石墨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墨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掖素滋注鄴西

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
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
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鄴中人不知兄頗見之
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墨山
山石悉黑績彩奮發黝焉若墨又宜陽縣有石墨山
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
東始興縣小谿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
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
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煙桐煤旣盛故石墨遂
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叅身洪

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䟽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翠微

爾雅山未及土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卽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蒼蒼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

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風裳水佩

水經注垂隴鄭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鮑丘水北佩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谿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字翻出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爲裳水爲佩又自水經注拈出語增奇矣

九有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

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輦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叢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

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于此

浦卽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殽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晉步

卽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温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拂林圖

宣和畫譜中載有拂林圖或作佛林又作拂菻不知

所謂後考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苦國西一名犁靛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菴音力甚切董北苑畫跋云拂林圖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胡綾紺文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盧肇雙柘枝舞賦云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蓋如唐人之胡旋女元末之天魔隊耳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

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
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
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
闕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
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
至太岨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
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
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
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河圖象緯及河
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陰火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煙騰
起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焰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
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况使新羅詩
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
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
栖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
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
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劉須谿批云龍也非是坡
公西湖詩又有湖光非鬼亦非仙之句與此可互證

水鬪河僵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鬪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鬪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鬪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

罕見也慎嘗書之實錄中

九宮

與十三卷九宮七色互觀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丘處機論海潮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

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
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
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
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河海之深濶洪波蕩漾日夜
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
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
事強辯者爲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又曾
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
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卽膠西潮下膠西潮上
卽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去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
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卽
是如何登萊卽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
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
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
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
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
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
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而潮不至似
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溝瀆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滂之備
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萑萑之
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
爲言積也鍾水之利如韞積也矯揉水之性而爲溝
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
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
注水屬不理遜謂之不行又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
又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
所謂稍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
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

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
是則漢之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頽在
山非止爲喻蓋桔槔耨斗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
以目之爲機事也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
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
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
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

英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耳

囂字音義

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囂尚書序仲丁居于囂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敖倉也敖卽囂也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敖云左傳有囂氏之隧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囂在玄之囂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岌岌而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皆以囂爲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鬪囂注鬪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益可證囂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

謂之墟歸市曰趨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虛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再考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從品頁頁頭也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預注囂聲也此尤可證囂之爲市無疑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旣入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吳越春秋曰范蠡乘

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
蔡沈書傳主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
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
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
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
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

按太湖西南湖州諸谿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
有谿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
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
三江旣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
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
湖引解三江旣入失之遠矣鄧山黃氏曰世之說三
江者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禹貢指掌圖一
出指豫章九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
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
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

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二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因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蜆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王半山送裴如晦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水有源

有委舊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旣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街井是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慎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嶧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岨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

記其瑣瑣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則余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敘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道元

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瀾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茭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州松江南通安吉雲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瀾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一名宮亭湖卽禹貢滙澤太湖五也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
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
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
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
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
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
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
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
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
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

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
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
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
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
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
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南夢北夢

左傳注雲夢跨江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
夢取此 浯水有南浯北浯北浯在瑯邪靈門南浯
在九疑零陵 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

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 東陽今之
金華西陽今之黃州 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在
岐海中西甌卽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海中 山有
東吳西吳水有東漢西漢蜀有上下雒庸有上下庸

善防水淫

周禮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
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注家衆矣惟王昭禹妙得其旨
其說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
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崩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
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

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
以其因水勢故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
其因地勢故也又按說文淫浸淫隨理也徐氏曰隨
其脉理而浸漬也此尤可以補善防水淫之義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
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
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駱谷儻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
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
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

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
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
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戰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齊記引摯虞畿
服經不跗如詩萼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
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按水經注
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峰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
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

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
容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
音不爲跗信矣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
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
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五管

補前五
嶺考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
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曰玉蟾瓊州人

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瑄非也

沙田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有之

右軍帖

王右軍之與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電

校之所聞崑崙之仲也

見輿地志

壠務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栢人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壠務山王喬所仙壠音權務卽旄丘之旄也魏收趙州莊嚴寺碑壠務之精卽用此事

夜郎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屬玆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玆州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其古碑字已漫滅

壞植散羣

壞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解其天弢隳其天袞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袞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袞則卷舒無礙

杜詩左擔之句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犬羊屯葭萌左

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安易左作立可笑又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汶卽岷

蜀山之最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啓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谿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辯之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

岷嶓旣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敘州驛名汶川
考古志作漫川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音與
晨同正南邛州隋書作
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隋書作
拾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

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急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

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

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

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

九州也桂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正

海外五嶽

道經曰海外蓬萊閻苑有五嶽靈山一曰廣乘之山

天之東嶽也在東海之中為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

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

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嶽也在南海

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

主熒惑之精居一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山天之

西嶽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

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

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嶽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

樓寶闕金液龍芝主辰生之精五居氣玄天之內矣五

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嶽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

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閼苑上

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彭主鎮星

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漏井匱豬

周禮爲其井匱注井漏井匱堰豬按漏井今之滲坑匱豬今之陰溝也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卽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上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死

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卽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旣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裸衣於日中標濕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唇灑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邪

名山異名

崑崙山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媧宮武當山一名纂嶺

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
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岱淵見隨巢子遁甲開山
圖曰沙土之埽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甘
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
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
未得詳也信哉

東西二周

戰國策注辨證東西二周詳矣近閱劉忠定元城語
及今邵文莊簡端錄二條可以補入今載于此劉之
說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

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
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
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
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
宗周滅所謂方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
六百里爾邵之說曰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
成周下都也王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
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
都蓋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如此或者
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

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自于後世洛誥曰我
卜澗水東灑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灑水東是
謂成周嗚呼地之不考乃害于義如此哉

外水內水中水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臧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
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
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
內水慎按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

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
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
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

禹穴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
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
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
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
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

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折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

鏐鐵絲泉橘柚如微盧彭濮庸蜀羌髻之類更不複書此易之耳

灘渾字考

說文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今詩灘作曠集韻云本作渾水中沙出也說文有灘字而無灘義集韻有灘義而無灘字今俗假借用之久矣慎按說文引詩灘與曠互文則當作他案切與爾雅太歲在申曰渚灘同音是灘有二音也爾雅汶水曰灑黃河有中渾城燕肅潮汐說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夾以沙渾隔礙洪波海舶怖於上渾皆作昌善切與

闡同音則渾乃瀾之省文而漕船志黃河退渾田地肥沃此渾字又作平聲是渾亦有二音也再考他字書石瀨水奔曰灘楚辭所謂石瀨今淺淺是也是灘之爲字主于石也聲類曰水衍沙出曰渾易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選詩潦收沙衍出衍之與渾字異而義相發蓋渾之爲字主于沙也在河爲磧在江爲灘義取于石在汝曰瀆在汶曰瀾義多取于沙而音則或平或仄無定耳

封堠壇埒

王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熊升

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北堂書抄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堆則堠起黃帝非始于禹崔豹古今注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壇境也馬縞曰爲壇埒以畫界分程也十里雙堠五里隻堠

首宿烽

岑參詩首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爲識玉門關外有五烽首宿烽其一也葫蘆河上狹下廣洄波甚急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卽西域之襟喉也

渡瀘辯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却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却也瑟瑟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月窟日域

楊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爲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卽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僞置羈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第二卽此地也併附著之

黑水之源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又按漢書地

理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今按杜氏通典曰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盧水焉瀘水卽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云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源委旣詳足以補禹貢之註矣濞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樣備唐書姚雋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毀絙夷城破之建鐵柱

於滇地以勒功卽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土主俗祠禱之極衆馬端臨生于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在中國余寓雲南二十餘年目擊耳聞是以得其真併書以諭四方之好古者

墊江之源

蔡松年補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疆山觀墊江源問其羣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

卷之二
三
曰水尚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于劉宋貢
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按此事甚奇阿豺夷狄之
君能知問學而其臣曾和考據如流何愧於中國之
桑欽酈道元乎然此所云墊江非今忠州之墊江也
古之墊江卽今合州也合州置于西魏隋煬帝改合
州爲涪陵而移墊江之名於忠州之桂谿今之墊江
則古之桂谿也近日一統志亦殊草草混淆聊因書
墊江源併及之按墊江之源乃在吐谷渾之西疆山
今其地不在中國不可考究

兩碣石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壯平
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
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天方國

杜環經行記云大食國其仕女魁偉壯大衣裳鮮潔
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一日五時必禮天
堂容數萬人市閤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
奏萬貨豐賤大約與永樂中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
所說天方國同豈卽大食國耶苻堅時新羅王遣使
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

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移今焉得同由此推之
歷代史志所載海外諸國可以此例觀之矣

吳泉

余舊在京見河圖緯象一書緯候之流也專言日月
星辰而圖象則缺其文作古字如云邠之隘上爲扶
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吳泉卽虞淵
吳古虞字唐人諱淵字作泉也又營室星一名結輸
之宿月暈謂之逡巡他書亦不見併識于此

蜀士夫多不居本鄉

先君嘗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

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
坡欲買田陽美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吳門孫
光憲之居荆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闔
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
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湖
州楊孟載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笠澤豈以其險遠
厭跋涉邪

地名用天字

地名山名郡名用天字者天台天目天池

在廬山有
天池寺

天漢

漢中

天谷

青城山志書誤作
天國音之訛也

天彭天社

新天隳在
津城

都今訛為天回天水天塔山名在將樂天鏡天門天牙在城天漿都
谿名在天竺西方國名天山在匈奴中

蓋天輿地

世言輿地圖始于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地以輿名取易坤為輿之義猶天如張蓋也張衡作蓋天圖義取此蓋天輿地正可作對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爨生

火火爨生土土卯生金金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龍至木官脩鳳至火官脩麟至土官脩白虎至金官脩神龜至故曰視明禮脩麒麟來游思睿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異乎水而上木

易井之彖曰異乎水而上木象曰水上有木井坎水也異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係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終不如目覩之真也故其解支

離不通亦何怪乎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

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冢中枯骨

陶謙疾篤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糜竺迎備備曰表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五公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融云冢中枯骨正謂四世五公今綱目刪去此公四世五公六字遂不曉冢中枯骨爲何語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碣以河水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後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葦緝約流澌俄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于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廬山祁連寘顏天山

匈奴中有天山又名廬山又名寘顏又名祁連非有二也楊雄疏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史衛青傳起冢象廬山漢書作象天山史記青傳攻祁連山小顏曰卽天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史炤通鑑釋文曰青嘗絕幕至寘顏山寘音顛卽廬山也寘與天聲相近

八功德水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聖德敷衍可笑

指掌圖

地理指掌圖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刻皆不著名氏蜀本有涪右任燧序言之極詳字內辯臨江吳澥著今本亦失其姓名故表出之

地下而黃曰干

韓詩考槃在干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偏湘干

無定河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按無定

河在今青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圍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胸忍辨

漢地理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旣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閨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胸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閨字之音

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爲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職方者宜知之耳古李巽巖胸忍辨可謂互證練考訂千古之謬矣夫以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祐三家尚有誤舛今之不悅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爲伏獵侍郎乎

帛仲理

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墓前碑題曰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

丁水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谿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沛沈

風俗通山澤篇有沈有沛沛引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傳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管子注草木兼處曰沛沈引傳云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沈有

漏注沈水汚也說文沈獨默也漢書沈斥又左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地也沈與汪皆希詰者特著之

太行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陽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巽方起爲名丘妥爲平岡魏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趨韻之誤耳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

陰火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波濤灌湯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唐詩陰火雨中然顧況詩颶風晴汨起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

濮地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

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麩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

黏天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黏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黏天無壁張祐詩草色黏天鷓鴣恨黃山谷遠水黏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

黏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少陽少陰老陽老陰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卽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爲長

上公明星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家詞卽

堯之二女乎別一人乎古事茫昧傳疑可也

秦雜官名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官
疇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橘官在魚苑復
官滙浦官在南海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傳百
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仍字義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
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耑田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耑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
耑顏籀云耑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
相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耑六耑而爲一畝耑
卽畎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吾土靖而耑浴土乎
又曰上田棄畝下田棄耑又耜博八寸所以成耑也
又曰畝欲廣以平耑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
耑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耑田法制
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尹嘗用后稷之法以訓
民乎

瓜州南陽平陸新都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

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

唐天寶中

鑿月河得古鐵上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縣爲平陸縣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

之新都王莽新都在南陽見後漢書志注

鬣剔醜字

賈誼新書大禹鬣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鬣齒卽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鬣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

羊苴咩城怒江

唐地里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湧如怒也或作露江非

禹碑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緹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樁六字可辨餘叵識後

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
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
如讀响嘯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
有由矣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
藻辯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
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
陋未暇也又其中戴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
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
沒別無期記夔道謠云櫓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
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搜
出酸餽惡料令人嘔噦也

蒼頡冢

蒼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
爲是按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
人牟準作衛覬碑文云蒼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
利陽亭南道旁頡金針八分書也

五津

卷之二
四十五
大江自渝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
津涉海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煙望五津
盧照隣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

丹鉛總錄卷之三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時序類

鑽燧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

稽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
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
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
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
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
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
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其書今不能記
其爲何書何人也

懸炭

後漢律歷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

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放陰陽日冬
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
日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
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
炭輕濕故炭重蕭子雲歲暮賦衡輕炭燥權重泉涸
李騫詩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梁簡文帝詩月暈
蘆灰缺秋還懸炭枯懸炭古候氣法也今絕其法而
人亦罕知其事文人引用亦僅此三條耳

湛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

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
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
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
年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免困窮流亡也又曰涔水
不能生魚鰲涔水行潦也湛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禊有春秋

禊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
祓除王右軍蘭亭暮春脩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
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禎魯
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
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踈親謂之看花
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
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
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
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曰上
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

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

八輩蠶一曰旡玆蠶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旡蠶四月績四曰愛玆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玆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玆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餞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證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

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正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曦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諛曰子推忠賢令縣

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五運六氣

醫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

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更點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鍾也太史門有典鍾二百八十人掌鍾漏唐詩促漏逢鍾動靜聞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言農候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粉荔

湯東澗賀正啓瑞霏餞臘粉荔迎年按玉燭寶典洛

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

靡草

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芘葶蘆之屬董仲舒曰葶蘆枯于仲夏款冬華于嚴霜淮南子注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碎謂之靡草

子容嘉祐詩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

注此年二月

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

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鴈馬

月令春候鴈北秋鴻鴈來又鴻鴈來賓冬鴈北鄉七十二候而鴈居其四周易乾爲馬坤爲牝馬說卦震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鴈知時識序德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有德且取之況人乎哉

景雲改元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

于世惜哉

夜漏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織女昴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

申收芋莒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郭象莊子注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爲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況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蘇兩公之欣賞也

丹鉛總錄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四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花木類

長卿簡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
簡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
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
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
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

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
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
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
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
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
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
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
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與鼓木

見水經注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支
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
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
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
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爾

薜荔

楚辭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
言爲何物也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鮫在地曰地

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
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

又云凡木蔓
生皆曰薜荔

后稷樹藝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
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
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
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
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
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
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
名百靈草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
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
苦又葦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
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
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
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

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析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
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
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旣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
葵爲二條何邪俗作鶯兒菜又名野苦蕒

卽蕒菜

錦竹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
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
蒸竹筍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
惟杜詩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
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閱梅宛陵集錦竹

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
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
似竹而班始知黃鶴有今註之昏耳

四果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
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
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
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
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

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也已

竹實

李旼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卽死竹譜根幹枯朽花復乃懸陸龜蒙詩青葙未成孤鳳餓唐詩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脩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筍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卅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桃釵之形筍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嬋籠曉煙指此竹也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駢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漢書地名亦有扶柳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翠芷以養鼻注翠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藥卽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鑪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發綿罍鑪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末利

茉莉花見于嵇含南方草木狀稱其芳香酷烈此花嶺外海濱物自宣和中名著良嶽列芳草八此居一焉八芳者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也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抹厲王梅谿集作沒利又作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文公集作末利洪景廬集作末麗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

華堪以飾鬢北土云柰晉書都人簪柰花云爲織女帶孝是也則此花入中國久矣

翠管

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管王維詩水驚波兮翠管靡是也此草可爲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水葱席六領

虞道園題蘭詩

虞道園題畫蘭詩手攬華鬢結化爲樓閣雲初讀不知其解後覽華嚴經有華雲鬢雲樓閣雲乃知其出處其餘又有貝雲衣雲帳雲蓋雲幡雲冠雲輪雲海

潮雲寶鬢雲瓔珞雲寶燈雲寶燄雲易通卦驗說四時八方之雲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書說雲之變態名狀尤奇不悉載云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云一曰重頂幄障風二曰金錯刀剪折三曰甘泉浸四曰玉釭貯五曰雕文臺座安置六曰畫畫寫七曰豔曲翻八曰美醕賞九曰新詩詠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選注

蘘荷子

丘文莊羣書抄方載中蠱毒用白蘘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蓋亦不知爲何物也余謂丘公之博洽而不識世之識者亦罕矣按松江志引急就章注曰白蘘荷卽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

燕檀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緣子浸以蜂蜜點以燕檀所謂燕檀者蓋以燕脂合檀水也紫檀木出交趾性堅新者色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又畫家合色有檀子用銀朱淺入老黑燕脂合之故曰燕檀俗曰紫檀色訛爲紫棠也

杉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榼椽先彈榼字一作杗三
輔黃圖有杗詣殿杗詣木名卽榼也

鬣葵

櫻欄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苞茅

左傳爾貢苞茅不入苞茅山在麻陽茅生春孟康曰
靈茅楊雄曰璫茅三脊也爾雅謂貌廣雅謂之苾蒩
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徃人以社前者爲佳名

鴉銜草

俗名蠻
叢笑

若緞字義

顏氏家訓曰或問東宮舊事

書名南齊
張敞註

云六色麩緞

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音威
卽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縕
藻之類也縕細葉蓬茸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
茸如絲員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若又寸斷
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若草用以飾物卽名
爲若于當紺六色麩作此若以飾緹帶張敞因造絲
傍畏耳宜昔隈按此卽今之百索也若爾雅注其隕
切而此乃平音張敞又作緞以音叶當音隈未知孰
是

卷之四
九
藪卽艾子

藪魚卽切說文玉篇俱云煎茱萸也漢令會稽郡歲貢藪子一斗字一作艾楊雄蜀都賦木艾椒籬本草蜀州食茱萸甚高大長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爲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贊曰綠實若萸味辛香苾投粒羹臙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酒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盃醞或曰作膏尤良文安云食茱萸高者尋丈餘與吳茱萸相似但吳茱萸粒小久則色青蜀茱萸粒大久則色黃其所謂艾子者非茱萸也木高竦葉小花

黃其子類茱萸八月土人采而糜之瀘其渣名曰艾油以蒼葦蕨味辛香今渝瀘皆有之是艾不甚辛可以爲油而茱萸則大辛采之其氣卽薰目不可糜而爲油也今土人林園並種之茱萸則乾之以烹茶艾子則取其油以烹蔬彼此異形殊用本草合而爲一誤矣又謂閒目者名樵子不堪食按禮記云三牲用通志云樵子曰食茱萸又曰樾博雅云樵樾吳茱萸俱名藪爾雅翼云三香椒樵薑也所謂藪與艾者聲訛耳慎按公之說是也但藪與艾非聲訛二字可互呼如刈草之刈采艾之艾字皆从乂其例本草云食

卷之四
茱萸本字不誤蓋一物相似有食茱萸藥茱萸之分如川芎有茶芎藥芎之別也

紫蔞

荀子東海有紫結魚鹽紫結卽石蚌也一名紫蔞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文選所謂石蚌應節而揚葩是也王維送元中丞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蚌春蔞或作蔞非

九枸

山海經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枸下有九枸注枸枝回曲也枸根盤錯也音斲枸音劬枸之爲言曲也楚辭

靡萍九衢之草字一作瞿詩釋文引韓詩傳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又作櫂淮南子木大則根櫂又山海經少室山之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注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

松柏丸丸

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注引韓詩松柏丸丸薛君章句曰丸取也蓋取而伐斲之使其圓且澤故曰丸丸山海經鳳卵作鳳丸又建木其葉如羅其實如欒欒卽卵也古字丸卵欒皆通何也彈丸之形如雞之卵故卵可借丸梓人伐材謂之欒削其刻木爲鳥獸形

者曰雕爨匠謂爨削其木九如卵也薛君解韓詩義當出此馬融兼治四家詩故云云注義引而不發今特衍之然非深究六書假借之義如鄭樵楊桓朱子未易信此語也

茶子

傅巽七誨峒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茶子觸處有之而永昌產者味佳乃知古人已入文字品題矣

菱芰辨

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字不一說文作

菱注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薹若芰菱也果也薹若決明也菜也殊已混淆相如賦外發芙蓉陵華則芰實也又相如凡將篇云菱从遴字作遴爾雅菱蕨攢卽厥明也爾雅注作決光馬大年嬾真子錄誤作英光史繩祖已辯之黃公紹云許慎所注全是菜也又國語屈到嗜芰蓋決明之菜非水中芰也審矣爾雅旣以水中之芰釋菜說文又以菜釋水中之芰由菱名不一所以致惑今按菱今之菱角芰今之雞頭楚辭緝芰荷以爲衣若是菱葉不可爲衣也緣楚人名菱爲芰所以致後世解二物不分又以決明參之愈益

淆亂又考楚人名菱爲芰見爾雅疏得此一解可破前數說之紛紛矣

西瓜

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邠陽令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耳

三樹相似

爾雅注引諺云採檀不諦得繫迷得可得駁馬言三樹相似也駁馬今北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見救荒

本草

杜工部荔枝詩

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春秋定哀多微辭之意非如西崑用僻事也未二句蓋昌黎感二鳥之意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邪其旨可謂隱而彰矣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

籠矣山谷尚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羅隱紅梅詩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
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却似軍官
宿娼謎也

負苞

潛夫論曰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負苞朽木菌也
此言譬人材在朝市山林諺云深山出俊鷄十字街
頭出餓草亦此意

鬢華鬢嬌

末利花一名鬢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鬢嬌見成都
古今記

七里香

七里香一名山礬石以其葉燒灰染紫以爲黝見者
皆駭觀

蜜蒙花紙

蜜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
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
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蜜蒙
花也其皮可作紙

越爲布名

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薛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莎薛簦笠謂以莎草爲雨衣也相如賦薛莎青賴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爲布文選葛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弘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

包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今之解者以包桑爲固結之喻非也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此得其解

蜚與芾同

芾莫莢賓也字一作蜚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蜚踈蜚字諸韻不在只見于江淹集

旌節花

太平廣記引黎州圖經云黎州漢源縣琉璃城有旌節花去地二三尺行行皆如旌節蘇子由詩綠竹琅

玕色紅葵旌節花借喻葵形非謂旌節卽葵也

專卽華

易說卦震爲專專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專今文作華蓋花之蒂詩凡華字皆叶音專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專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

烏昧草

范文正公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烏昧草卽今野燕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爲文

蕩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闊節曰蕩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當爲帑謂之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也于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中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乍閱蕩櫛行披

檉花

孝子傳尹伯奇採檉花以爲食注檉花山梨也山梨今名棠梨其花春開採之日乾瀹之可克蔬

茄卽荷

玄中記黃帝之臣有荆茄豐左傳注楚有茄人城張
楫音荷古樂府鷺何食食茄下西京賦蒂倒茄於藻
井披紅葩之狎獵注茄藕莖也

禮木

姑蘇守谿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禮木三年
大因問先父禮木蜀產禮字何音先父曰音欵守谿
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欵則鄉人農夫皆識之
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禮木詩曰濯錦
江邊木有禮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
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
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薊字解

薊草名復古編云芙也字林薊葦也似芹說文無薊
字止有薊卽薊也韻會廣韻亦無之按本草有小薊
有大薊陶隱居云小薊是猫薊大薊似虎葉多刺俗
名青刺薊又曰千針草又曰老虎刺地名薊門卽今
薊州陳藏器云薊門多薊故以名地葉皺莖苦有似
罽布故字从之作薊隸作薊蓋从罽魚之罽而省也
又姓後漢書有薊子訓又古傳薊作鄴

五加皮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
用此作灰亦以煑石與地榆竝無別法東華真人煑
石經曰舜常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
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
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
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
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卽五
加皮也

蘆荻薰葭之分

點蒼董生西羽一日閒坐問予曰晉謠云官家養蘆
花成荻蘆與荻亦有分乎予未應因問蘆荻薰葭葭
蘆葭葭芳薈皆荻之類何以別之予因操觚錄一紙
集古訓詁以答之今偶於舊書中得此紙因漫記之
于左 說文云葭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未秀言尚
小也又曰葭之未秀者曰葭又曰荻葭也古篆作適
淮南子作蒿易說卦荻葭注適也今文作荻又曰葭
大葭也爾雅葭醜芳言其華皆有芳秀遇風則吹揚
如雪其聚地如絮詩行葭注葭初生名葭稍大爲蘆
長成乃名爲葭說文解莢字云荻之初生一曰蘆一

曰離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詩大車注菹離也八月
萑葦注初生爲菹長大爲蘆成則名萑又名離一物
四名郭云菹似葦而小又云兼似萑而細是兼小於
萑萑小於葦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曰萑菹謂之兼
其小曰葦其始生白曰菹又謂之蘆菹強而葦弱菹
高而葦下菹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曰菹其根
旁行牽揉盤互故曰蘆陳承之本草圖經曰蘆葦也
葦卽蘆之成者兼似萑而細長江東人呼爲兼適者
謂菹爲蘆似葦而小中實江東人呼爲烏蘆音丘者或
謂之荻至秋而成卽謂之萑其花皆名茗其萌筍皆

名籊若然所謂蘆葦通一物也所謂兼今作兼者是
也所謂菹人以當薪爨者也今人罕能別兼菹與蘆
葦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濕所生者爲葦
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園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
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
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
作兔葵燕麥非也今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霑
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者古

昔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乎

蒲柳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有秦王繫馬蟠蒲堪為箭非菖蒲之蒲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為箭乎爾雅楊蒲柳其言可證矣

榮木

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橐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為榮華失之

苛藐蓋字義

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為

藐然之藐蓋染草也今但知為忠蓋之蓋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

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縑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
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萬年枝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
注以爲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
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卽
此也

山谷太白詩

黃山谷詩巖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

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巖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莠醬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莠醬葦茛也大而紫曰葦茛小
而青曰莠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葦茛
爲豆豉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莠醬爲檳榔蓽子非
也佐檳榔蓽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狀亦具列
于檳榔條下與莠醬全不同

梧桐本虛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
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

其實也

卷之四

三

丹鉛總錄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五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鳥獸類

鴟

月令鴟始鳴鴟卽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
百勞今不識爲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
直刺而已形似鸛鶴鸛鶴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
易林曰鴟必單栖鴟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
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

呼爲鳳凰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鸚鳴

鸚鳴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鸚旦鳥夜鳴求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鸚鳴又作鴞鳴蓋自旱省爲干故鸚或作鴞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鴞斥省爲干故鴞或爲鴞皆古鴈字也然則鸚鳴字正當作鸞省作鴞作鸞非鸞乃鬪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

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舞馬

杜詩鬪鷄初賜錦舞馬使登牀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大欒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牀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

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
馬鬣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
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
花飛鳳之字

羊祜鴈賦

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
遊於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
齊力不期而並至四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
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
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漂舟乎江之濤

色若委雪乎巖之阿邕邕兮悲鳴雲間因飛凌虛厲
清和眇眇兮瞥入清塵拂日附翼光景羅

此賦諸類
書不載

蠓山

韓文公詩蠓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
牡礪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蠓房讀如阿房
之房音傍見
史記一名蠓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
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蠓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
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
宋程忠惠焦山詩僧居蠓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
噓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
唼鯉含藻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爲諷也廷瑞滇之楊林人

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月上潮平波灩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鷓鴣堆西

陽雜俎云鷓鴣堆黃一變之鵝色如鶯肇鵝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細臆前漸漸微白

翠碧

唐韻鳩音立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金毛泣怕春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崔德符通羊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鬩環掠岸飛

怪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鱮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卽鱮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跂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鷓鴣

鷓鴣海鳥今俗名秃鷓是也出景煥小說

集隴異音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隴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隴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隴集可砭趙周之謬隴之與集猶氳於氳以隴卽爲集謂氳卽是氳可乎

鸞鳥

漢涼州有縣名鸞鳥鸞音隴鳥音雀漢馬賢追先零到鸞鳥後魏紀功碑蕩龍荒遊鸞朔以鸞鳥爲隴雀

義不可解以雀爲朔義或近之或云北荒以鶴雀爲鸞鳥隋高德孺指野鳥爲鸞亦有其因乎

水螢草螢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蜃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蚺皆水螢之名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雀鷖熊躡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鷖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躡詎延晷刻之命雀鷖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躡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梁武之子正德事蓋類之其後臺城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鷖而未飽待熊躡而詎熟弼言之於未形之先信述之於已事之後其偶合邪抑有意邪

文狸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載文狸王逸注云神狸而不言

其狀按山海經竄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牡牝余在大理嘗見之其狀如狸其文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卽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爲狐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牡牝兩體其王逸所謂神狸之說乎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爲雲南服裏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式之好張大虛無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橫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誑殊無

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之事乎

橐魚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鱣及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橐包也今之漁者多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覆魚入市易曰包有魚是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魴貫之柳蓋以橐爲貫也貫魚包魚別是一義不可混而爲一鄭漁仲石鼓文作何以櫛之櫛字含貫包兩義但石鼓文無櫛字不知漁仲何所據也

高齋無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燒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劉孟熙霏雪錄云會稽徑山夏無蚊蚋湖州志載馬自然每賒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滙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人多聚舟宿焉輿地志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應泉無蝦楊天惠詩蟲蝦敢污芳池 蚊蚋難禁寶地寒余以古所記數條參之余所見信有此理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故有不

可曉者

龜文具八卦

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似石鑿池養之按此則龜有卦文不獨上古一見也河圖洛書歐陽公何疑焉

以龍紀官

伏羲氏以龍紀官今考於雜傳記如潛龍氏作甲曆飛龍氏制字音莊子有老龍氏姓譜有古龍氏史記有秦龍氏此其證也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芘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此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羣牧判官王明上羣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

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曰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榆叱撥曰紫騮叱撥又曰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鬃騮爲上驄赤驃騮白赤色爲中荏驄駮駮駮駮爲下

虬螭

蝮虬螭也陸佃埤雅云虬螭入三十六種禽是四種角之類營室之精慎按此說出詩緯推災度所謂鄩國結螭之宿營室之精是也與今術士星禽不同姑著之

禽之制在氣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
狼蝨啣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
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
諸名具列子華騶作服崩白義作白瘳泰丙作商商
注引石經又怪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
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燈蛾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蛙鳴給廩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
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北史所
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
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屢作耳

鷓鴣

劉欣期益州記鷓鴣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
器蓋卽今之鶴頂也

石鱗

楊雄蜀都賦石鱗水螭石鱗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

類

唐太宗十驥贊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藻之交林異色同羣似雲霞之間彩亦竒俊語也

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句亦竒矣

馬政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屯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羌夷近則納秣于甸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駉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乘廐校視之以圉牧庾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庠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驅糞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丹鉛總錄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六

成都楊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弼無從校訂

宮室類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翠息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轡裹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畧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

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暘兒作天子

反坫

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僕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

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右黃東發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坫卽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也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睢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

有注唐音云二庭未詳明顯如此者尚昧焉何以注爲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凱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

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申明亭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

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臣送別紀行之詩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蓋隔壁妄猜之言爾

延鷺堠畫鳥亭

余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鳥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鳥鳥啞啞引弓

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焉二事頗僻故須詮詰

唐之朝制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蓋朔或望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閣之制已不明問于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畧不過如此

寮爲小窓

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窓也宋王聖求號初寮

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
在斜樓皆指窓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窓
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
亦士之同窓也

大學分齋

胡翼之在安定學宮以經義治事水利分齋按周禮
頒學合聲注周建五學至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
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
序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其所由來亦古矣不始于
胡也

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
卿曰圃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知北遊

巖郎

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
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巖廡下宮牆疊
澁也巖郎或作廊非與前書游于巖廊之上義各不
同

驛駟畊字訓

今之俗書以駟爲驛以畊爲耕徒取其省畢竟皆非
是說文云駟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爲混淆孟子疏云

置騎也郵駟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兩霽蒙驛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駟至于羅汭唐書鄭元壽傳使駟銜箠于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耕固不可混用也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不宿客之舍爲里區宿客之舍爲謁舍

補註

表準駁蔡邕明堂論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

同表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響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于鬼神非其理也表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虜之穹廬南夷之碣房先王豈爲之乎

編民

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闡惡表厥里宅今之坊

牌綽揆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從衣卒衣有題識
三代之畫衣冠秦之赭衣也古樂府鴈門太守行有
云移惡子姓篇著異端又云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
卽書其惡跡以標示戒卽莊子所謂竿牘也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成臯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
姜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
成臯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
犯關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晉之亂亦由荀勗教
賈充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

凶渠相襲跡惡地固應爾耶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
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顯
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
非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
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術音闕所云弄者蓋術字之
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術註卽音弄

置郵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睪聲駟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駟主于傳言車也駟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之文書云兩霽蒙駟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馹曰置步馹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

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可以一宿是遽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星橋

楊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二貞星橋今名三機星橋今名四夷星橋今名五尾星橋今名六冲星橋今名七曲星橋今名經注云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冲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西上曰夷

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仙橋李冰浴水造橋上
應乎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
是也蜀記與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制之
缺云

姚壽諂曲

武后時明堂災姚壽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
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
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壽其侶乃與洛水
進赤石者可爲同等豈可污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
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

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
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
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
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
姦逆與姚壽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
子之論哉

戶門字義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
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

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天府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產城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僭侈也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丹鉛總錄卷之六

丹鉛總錄卷之七

成都楊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弼無從校訂

冠服類

羃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

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袿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卽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繁欽弭愁賦點園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須垂的丹輝拂紅皆指此又馬之當

額亦曰的易說卦爲的頰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駁龍紫鹿文的躡魚竝是馬名也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字一作黝博雅云龍須謂之黝婦人面飾亦曰龍黝蓋以龍女况之又曰星的陸雲詩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卽解甲下標讀者多不

知紫標爲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楮絹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卽指此也標音標集韻又音表北史標其門間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兩測輕容元微之

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字或作榕

菩薩鬘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

唐書呂元濟上書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卽用此事也

偏髻髻

北齊後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髻髻注云髻所交切

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目而頂心長髮繞爲卧髻宋詞所謂鬢髦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髻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贊寧不識而強以爲鬢字之省非也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褌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王儉作解散髻斜插簪亦服妖

鶉鴝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鶯衣聽女教則服鶉衣音早歸寧則服翽衣音秩鶉鴝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朱腕繩

王符潛夫論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絲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雪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狄香

張衡同聲歌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鞋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

詩集改狄香作秋香大謬吳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

薄借

周禮玉璫注璫讀如薄借綦之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唐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暉卽玉池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帖褚曰暉有樓臺錦暉毼

路錦暉蠲紙暉樗蒲錦暉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撇

丹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的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姪變亦謂月事也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絲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帳皆
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
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鐻節鼓鄭玄注云後
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
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珍寶類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爲奇寶之屬莫究
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哲曰金膏可以
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玉也

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
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
碧時逢嫫女船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
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
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
堵中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
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
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爲飴綏之論畧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鈿金

張懷瓘書錄往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爲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王用父作彫戈鈿金法今

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戩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葉夫人封綏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

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博聞錄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磨銚

南宋孔顛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銚銚音裕五音譜磨礮漸銷曰銚今俗謂磨光曰磨銚是也往年中官問于外庭曰牙牌磨銚字何如寫予舉此荅之

銀鵲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韃靼亦然元樂府有玉兔鶻牢拴懷揣着帝宣是其證也鶻有兔鶻鴉鶻故云云今雲南邊夷有兵馬聲息文書上插鷄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則示火急之意

玉璽考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辯其爲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旣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謀

卽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卽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旣有二則必有一贗矣是以今日旣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旣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宋寧宗獻若果贗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街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卽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

或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邪

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爲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北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延煦獻傳國璽于遼遼王訝其非真

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斲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貢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而況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玉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典長弊源卽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篔之類耳導擇也義取
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音律類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
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
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
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
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

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錄古七始詠夾始蓋
古文七作泰泰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
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
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
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
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
才傳皆有尺八事又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
舟不闊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喉

丹鉛總錄卷之七

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八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物用類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

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脩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爲絕品不知何時降爲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關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

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馳駐騷若鶩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柱授豐條舞扶踈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茂蒙踴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非眇勁淹積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

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轎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駢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轎是兩邊植木較橫轎上轎兩而較一說文車轎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

班蘭耳闔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軾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簋簋豆鋪

博古圖簋簋豆鋪同爲一類簋盛嘉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

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於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懸門亦此意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苧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

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幃二齊苧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苧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苧字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芟紙

謝康樂山居賦剝芟巖椒自注言芟皮可以爲紙顧
文薦負暄雜錄云扶桑國出芟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
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
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
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
坐彈棊

飛虞

虞虞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卽勾陳也說文

鐘鼓之拊飾爲猛獸釋名橫曰柶縱曰虞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
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
家望子俚甚可笑

鍍瓊

鍍音減以鍍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鍍也西京
賦金鍍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鍍玉瓊詩云鈎膺鏤錫
國語曰懷纓挾瓊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鍍銀事件當
用此鍍字或作鏤非佛經亦有莎怛鍍之語他書罕

用此婦飾曰瓌嵌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碁鶚

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今敵心駭惶迫兼碁鶚今頗棄其裝鶚音義與岳同碁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鳳舩

博雅舩縮舟也舩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舩

鳳盃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饗鼎之於鳳盃器名見博古

圖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沈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卽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

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瑄
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盪櫛

郭知玄朱箋集韻序銀鈎創闕亥豕成羣盪櫛行披
魯魚盈貫籛如周禮篋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
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
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竒椎鳴鏑釘
鹿蠹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

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
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
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祆酋震懼遽請灰釘以
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稷皮爲馬具裝折竹爲
寄生又東昏侯紀馬被銀蓮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
寄生不知爲何物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

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
之形卽象二器

積竹

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櫜也毛詩
竹秘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
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
卽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
洗乘石鄭司農注王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

之甲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爲然王行洗乘石致其
潔也淮南子云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
石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褰衣而更研
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鈞金束矢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
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爲周公之
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
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簫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盃字解

盃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和之義耳言其器則口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虛盈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盃白水以澡則爲盥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尚方作鑑真太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嘉且好又潁氏頓氏一鏡銘曰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水浮鑑銘曰尚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字缺衆樂典祀壽比金方西王母又一鏡銘

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夷服多保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吉後世樂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皆粟鼎文篆特異并附見之

刺閨

梁戴暉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鷄人司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蹒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

制猶存也

扁舟本作編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地新製編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率讜遣徐雲虔使于南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規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

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帝之御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於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峻雉敞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

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徧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爲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爲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躐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罽繡褫金題

押頭也玉躡軸心也贖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贖有毬路錦贖有樓臺錦贖有樗蒲錦贖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撮其覆首曰標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袞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麪

北史楊愔傳以方麪障面讀者不解方麪爲何語按說文作笛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

薄曲爲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麪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孟光舉案

中丞劉東阜遠夫與余遊浣溪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穎云案古碗字也青玉盃也南京人謂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碗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阜深爲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白案卓舉亦不難但梁鴻必須踴躍而食矣時謝狷齊侍御王玉壘楊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阜奄遊追憶

昔遊爲書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玉壺必求其所以盛于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卮雖赤瓊碧璫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曰其跗觸崖若路秦子名菁見庾仲容子抄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二子之姓名人罕知况見其書乎馬摠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變也

簪導

簪導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繫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櫟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遺仲外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使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准是唯外用白牙笄導焉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象經

世傳象碁爲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决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爲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

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爲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減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頸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私磬

權磬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磬出晉汾州坊州綠磬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馱錢陳

止齋曰私礬之禁爲契丹北漢設也本朝不設礬官亦無礬禁大明律私礬一條當時修者失於刪除耳

朱子玄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様底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卽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

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羣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

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
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
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
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
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
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昧者
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 李太白集有
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
所謂竿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擷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
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又
云翩翩蠻榼薰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
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罟獲陷窞

罟獲以罟爲獲而掛之陷窞爲窞如井以陷罟獲以
肩縢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窞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
也

車屐

子夏易傳曰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

兔以繩縛于軸故車下縛曰輓

閻丘冲

荀綽兖州記曰閻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王獻之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物無非樂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

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監字義

孔穎達曰監與蠱字異義同左傳皿蟲爲蠱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沽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沽楛皆同監義

墨法

古墨惟以松煙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煙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

良工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珩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卽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算法

古算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筭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筭法形圓中方方爲四幕餘圓爲四廐沈存中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三雅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間也魏文帝典
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
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閩州有三雅
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
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
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卽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
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
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琫琕

王子玉琫而琫琕諸侯盪琫而璆琕此古禮之言毛
萇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九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

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

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
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
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
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
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
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
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

輕徊其解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
於陽阿北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繡爲之給帷
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
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
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
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棗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

卷之九
三
云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漁樵

有瀛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陰八黃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魚暨樵貌矣其貌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餉折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泔不足充舖餓海人俛糜山客膠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

余醉中題漁樵問對圖漫志于

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諺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

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鄉里落
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橘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
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
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宋陳郁藏
一話腴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
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則端
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

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
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
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菴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擣治
之斫楓昉羸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
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
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
墨之與香同一關紐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瘴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隱鄭玄曰地隱若瘴蠱賈公彥云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國語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爲陶淵明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

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兄當爲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又語詞葛洪要用字

苑始分其別若訓爲何訓爲安當音於愆反音於焉於焉
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
辭當音矣愆反音烟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甘寢秉羽

甘寢如後人之臥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
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欂栳

張無垢云欂栳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
法使殊途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

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
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蹲鴟
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
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闊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
竒兵闊潛虬一寸竒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韡其腕
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
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爲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
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苻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

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簪諺所謂戽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罷歸

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嗥說文禮祝曰臯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晦菴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詬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可怪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荆公寤魂九原尚在必將貽國碎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噬臍於地下乎

儒梟

後漢書董仲綬智爲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

姦邪合莽操懿温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竝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

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一人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龔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之小人也昔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

案亦可曰冉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冰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

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之詔見之

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

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爲君臯益爲臣有使民眇眇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州縣之臣乎

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爲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

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爲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爲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祗辱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
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
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
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
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

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
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
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齊民要術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十數種傳于今
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畧載其一二

如劉

鳥更切開荒田法
林木大者劉殺之

萊

無音切王篇亦無此字其
云萊死不扇便任耕種似

意鏹

鏹

鐵齒
耜也

穉

一感切秋
耕穉也

耩

故項切
耩耩也

耬

熟耕耬下
以為良

瓜

濫

切奔去聲
奔去聲

笨

方九切
笨笨也

焦

烏驛切
焦焦也

餽

飽食亦不餽
餽餽也

奴

感

切起麪
起麪

醉

無音
醉醉也

餽

無音
餽餽也

糗

音無
糗糗也

音伐字音覽鹽淞音覽鹽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
囁之况民間其可用乎

敗碁有勝着

尹德毅之說蕭譽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温之
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碁有勝着惜乎當局
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盡和尚佛印曰人
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
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

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陸長源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
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
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慈掌兵義主財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公冶長通鳥語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突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嫁殤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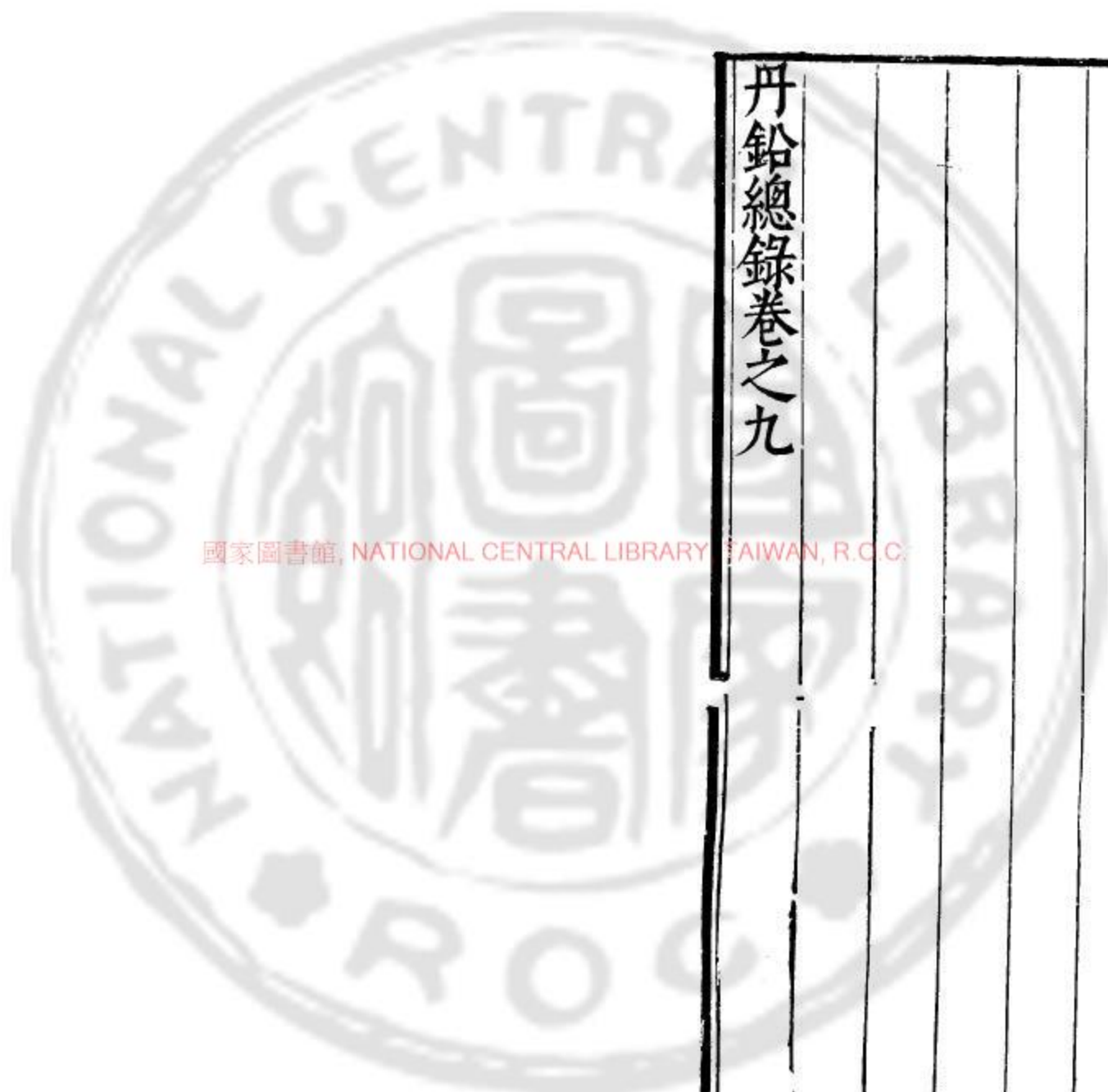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瞽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錄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丁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KUALA LUMPUR

丹鉛總錄卷之十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
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
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

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儵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儵捷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儵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兩莊躋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跖躋廉注楚之盜曰莊躋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

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躋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躋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躋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

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杖晚而嚙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

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闢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

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爲名宦予考新舊唐書竝云元嬰爲荊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宦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且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宦妻于宮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

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閩州者也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菴則力辯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辯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

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輯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

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邪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

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

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
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
言也固不必辯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
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
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卽仲
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
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
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
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
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
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
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竝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直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

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猗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

之不知學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邪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

禹化益卽伯益真成卽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澗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章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爲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

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爲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爲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

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云陶九成乃謂爲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鄼侯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鄼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

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

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璫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爲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按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昉音英藏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轂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轂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曩氏夷揆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樵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時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爲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爲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凋劫

魏書蔣濟疏凋劫之民葛洪字苑劫作跛九僞反

夫子告顏子教子高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已也闔則旣知崩躓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

林疑獨

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外物

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宦弄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

京兆顏運與穉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
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孰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
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
斌籀楊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
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四皓姓字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
目爲說東園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

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李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爲據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截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爲園公者蓋亦此例豈足爲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

一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雞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鉞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卽位于蜀而侯助

之固有兆于此與況漢爲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四十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

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爲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邪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

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褻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璿言于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凶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

親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璿終也不能如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旣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鴛鴦耳若卞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岨當敢爾邪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

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又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知是導有慙色郭默斬劉胤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胤之首而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又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之由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盧之事何足爲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

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註蘇註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爲異基審則爲食基趙則爲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荀悅漢紀三者竝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
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果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
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
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爲何玄邪漢書
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吝書此一字邪如五代
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使去其姓知爲王
邪謝邪彭邪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
嘉運音踏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
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
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河間獻王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愒取雞失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
侯二以耐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氏句法

左傳公若謂圍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
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劉琨劉栖楚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
其中行獨復者乎

南北二玄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
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王導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
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左思賦自注

晉陽秋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
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
輿竝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
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蘇峻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謝安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異姓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複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緹錯挈薄緹挈姓僅見此

伊尹太公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魯仲連顏蠲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諸史遺人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伐國之女爲妖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獄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

楚之夏姬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亦必以女戎勝故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

布衣上書爲咎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陽鱈魚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
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
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鮒
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鱈化
而爲鮒喬從魚爲鱈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卷之十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醜散關之嘲潔從朝陽之平慘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醜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醜之韓信傳醜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醜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醜耒又云辭榮醜蔽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

濕借作濕字用嘲濕卽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慘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卽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卽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

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縞縞婦人之禕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

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入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爲幌巾誤又以親結縞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

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
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
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
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
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
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烝民之旨也後人
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

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
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
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
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
本性中物韓嬰曰卯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
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
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
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孫明復論太玄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蚺蚺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蚺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歿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峰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歎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畧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鷓鴣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

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
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
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鶻白波搖
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
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
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
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
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
入夜斗西傾似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
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

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
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苧蘿戍近風
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
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徒秋影石花消下方聞
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
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多臯羽手抄濕字多作
溼蓋從古字溼之省史子堅繇格載漢碑有此字觀
者弗識或改爲泔非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敕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

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敘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貞大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旣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竝載以俟知者

謚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卽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歿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

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旣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嶺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斗下雪堂朝見陽輝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織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昭

列箴銘暨款識橫陳駢購和釜鬻胡爲至寶反棄置
捃撫磨蟻損烏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
檐搜奇索秘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
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喘嶮阻登陟定是藤葛
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貺情深忼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箝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
餘歲叢蛇蚋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苓慘帝
嗟懷襄咨文命卿佐洛洞分憂悵洲渚混沒營窟鳥
迹獸迹交門簷塌來南雲又北夢直罄西被仍東漸
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麗神後乘包湖按玉

牒前列温洛呈疇臚永奔竄舞那辭胝平成天地猶
垂謙華岳泰衡祗鎮定鬱塞昏徒逃喁噉文章絢爛
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
秦湫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峰堪
巖楚音迴絕柱黎藿弔影颯瑟森櫛栴湘娥遺珮冷
班竹山鬼結旗零翠簌造物精英忌泄露祗恐羽化
難畱淹欲摹柘本鐫巖壁要使好事傳緝縑著書重
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瑤籤麝煤輕翰蟬翅榻煩君
再寄西飛鸚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歿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

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亾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

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疊疊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亾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荀悅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膠守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

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

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亾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以存智伯一歿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履人

周禮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噫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亾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爲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敗袞冕莪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筵遭劉百

年之間竝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燿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得其中俗云搨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

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侂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僎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

覆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兢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兢所書

一卷爲奇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奇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橫得

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疴入骷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晶宀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卽今之北字也重八爲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久湫大沈

秦詛楚文有久湫大沈之語沈之爲義世多未解按說文曰沈濁默也莊子沈有漏注沈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應劭風俗通曰沈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沈顏師

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沈潜又云沈溺沈酒又云默而深沈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沈不獨齊語爲然蓋北之言沈南之言潭也故沈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主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長舍反當呼爲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亩渫十七湛注湛卽沈沛之沈大澤巨漫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

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亾是公者明

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鳥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陜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嶷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胸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楊雄指之爲勸也夫既勸之以中

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旣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非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漑爲派而漑

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于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路三巖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亾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

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 予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閣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蓋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

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

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

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

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

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竝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胷中萬卷

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竝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默流傳安哉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諺爲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澗昌力切宙合篇泉論澗而不盡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韃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小匡篇蘭盾韃革注縶統爲古交冕字

君臣上篇

卯菱卽茨

五行篇

疾者兩手相拱着而不伸曰握

遞

入國

城中無積糧曰無委

事語篇無委致

鮑古搗

字獵而火曰燒式照切

輕重甲篇

鉢其休切鑿也

輕重乙篇一鑿

一鉢

鉢時橘反長針也

輕重乙篇

崢丘即葵丘

輕重乙篇

斗二升八合曰鋸烏侯切

輕重乙篇釜百泉則鋸二十也

如此類去

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

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剪裁晦澀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
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
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
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
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
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
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
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
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
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

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
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
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
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
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
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
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
觀之卽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
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
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

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闈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

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

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

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
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
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右新唐書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
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

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澣布曰

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無衣襦唐
博物記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其實四五枝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藏之尤好與眾果相參陳祁暢異物志苹之依水猶
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郭

贊玄革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
其犢與虎為讐鬱林異物志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

牛目不逾豨用鼻為口望頭若尾馴良豢教聽言則
踞數牙玉潔在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鳥

鰓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鰓喻

波瀾墨迷射水愚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鑛殼建瓴狀如渾

沌錢文外眉而內集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注眉為高為眉渠為踈為此魁陸海

也鈴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巖如猿仰株入如沈

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瑤柱厥

甲美如瑤玉玉音裕三字一句韻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

萬震海物異名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

有神異表露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

禽獸莫觸萬震犀贊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

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

裸袒相逐風俗記海蚌竿復引一索飛絙棧閣其名曰竿

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竿橋贊高山峩峩巖石磊落傾

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帶索素崧山記蚶惟

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

養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喬志鮫之為魚其子既育

驚必歸毋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揚字交州異物志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
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
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予欲無言之言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喙之聞臆知之知測之少照之多回爲賜優劣

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旣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

卷之十一
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
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
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
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牀
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
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
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
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
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
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
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
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
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
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
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泊王莽之
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亾其國亾國者必剛愎明
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
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
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
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
之亾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
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
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
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戊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110310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史籍類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姝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

建寧園土中郡守傳伯成憐之命獄卒使無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歿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

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罟字從冂不不者花蒂臆櫛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

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禪學俗學

鶩於高遠則有躡等馮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

卷之十二
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

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拚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氏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二絲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斂之急也宋李諗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糶桑葉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字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雞發晏峒別鴈驚峒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峒峒亦水島之類也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

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爲何語沈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煙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因其語而

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
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爲兩句云郎今
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
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
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
明之讀者皆當歌爲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黃門飛
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
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
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
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

而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
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
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鄰舍
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
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
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雞毛
羽好不如家雞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
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
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
拆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鑼三捧鼓接官三鼓兩聲鑼鑼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彎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

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劫彎中打劫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臥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鹽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

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駟馳故

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是也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

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王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歿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于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之誅民免于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烏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

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爲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

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卽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嫺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于宋

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邪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澆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

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附音拊太白詩羌笛橫吹阿濫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

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簡西罍爲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爲言其說極是蔡九峰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竝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古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敢

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雞虛荷燭幽會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

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叔父畱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旣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爲已作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

李斯兼并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亾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閭樂之戈已及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

之一瞥吹劍之一呖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
臾之在億千稊米之在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
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
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
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
霍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
國未亾而嬴氏先亾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
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駘農民以效商賈
之爲也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
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
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駘農民以效
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
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
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

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揅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著編年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運曆十餘家皆淺陋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揅釀目之揅釀不知爲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方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爲而長爲肆肆文爲肆赦于下文尤爲貫穿

南臆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

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匱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匱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匱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于夏桀之焚黃圖導宄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爲七十自七十增爲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

中原楊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貺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卽助法牧卽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周禮四丘爲甸旁一里爲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

乎此姑未論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
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
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
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
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爲
第一梁州爲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
之總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
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
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是也豈可執一論
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
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
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
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
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岍
拱抱之梁必沈溺於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

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
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
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
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
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曰面前
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
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
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
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豕豕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豕豕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卽太也而郭象解

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歿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卽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可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襪謂衣外別安襪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

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馬匹匹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

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搶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

定爲輿黃昏爲赫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

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亾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亾豈不謬哉 或問數勝者亾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

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爲我鬪不亾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亾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亾猶晚二子之言旨哉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鶴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歿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歿敗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栢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歎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秦彼婦之謁可以歿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

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闒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亾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

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旣見而竝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

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畱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爲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譁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爲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直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

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而降爲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眯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灑水東下都也

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卽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邠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

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萇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

今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

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擡頭左傳疏

引詩引書法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僞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
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
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
辭又一法也宋陳騏曰古文取詩卽云詩取書卽云

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

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

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

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洵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

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旣謂之

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

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毋補陳氏之言予論

有契焉故竝載之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

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孔子言性與荀孟異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

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宋人不文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旣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旣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

巷議也非史也

漢書引尚書論語異同

漢書引尚書放命圮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

朱晦菴真西山不識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中言各從所好決澤歿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

師摯脩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江都陸 弼無從校訂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表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表太伯表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卽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彝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

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璵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

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旖旎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旖旎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相如賦又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旃旒郢偁之旖旎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推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旖旎作仄誤矣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蝼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湘潭雲盡暮煙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煙出今本煙作山細思之煙字爲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旣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亾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又究而言之抱
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
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
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
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克爲
間色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

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
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
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
正色也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
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
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
戊癸合而爲流黃則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
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駟黃又漢人經注間
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優孟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効俾有遷革又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眞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卽拾遺之爲十姨也

君王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王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沈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谿批云此耳也字與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谿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驚炙熊躡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包鼈蓋包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包字邪不思寒與包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鶴蒸麇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

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歿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歿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

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爲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縷金
不分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
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
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入所謂尊題格
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
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
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爲學門子

好辯可亾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
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
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
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
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
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
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

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

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

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
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
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
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解近于馬
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
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輔錄三孝傳
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
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

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
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
藹王克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
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
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
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
止借莽者石鼓文作窳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見
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

皿部有盃烏舍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菱饋盃盃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亾之後西施亦歿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亾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卽沈西施于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歿西施有力焉胥歿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

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
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
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
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
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
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
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
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
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
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
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
劇色鬻策部舞旋色叅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爲首
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

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錄

均卽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卽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韻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韻字鶻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

得列於士伍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柵日周旋偃曝謂偃臥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憂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罨畫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

用齧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鯁
鯉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
最得字義

辨妾字从辛非古篆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
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
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
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
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
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

謂買妾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
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
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
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爲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
爲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
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
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爲良朱子綱目亦
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
篆非古篆也

𦍋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蠶布寫醢轔秘
馥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說文
蠶知聲蟲也爾雅圓貉蟲蠶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
也毛晃曰古蠶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肸字叔向左傳
釋文香兩切取肸向布寫之義又楊雄羽獵賦蠶芻
如神李善曰蠶芻疾也蠶與響同芻與忽同又甘泉
賦薌啖肸以棍枇則肸蠶蓋古語也響之一字古只
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
命也如嚮荀子應之如影嚮莊子若然嚮然是也左
傳作向楊雄賦作薌漢隸作響又作響又作韻凡此

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廠字音義

廠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廠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
喪廠其樂器鄭注興也又司服大喪供其廠衣服司
裘大喪廠裘司于大喪廠舞器司樂大喪廠樂器鄭
注皆解爲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
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廠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
崔祐甫獨孤及墓銘廠衣楚挽裴徊墓田李華權文
公墓銘廠隧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廠
翼浮晨旭邊簫咽暝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

曜椒掖廡儀皆得其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滯之鄭氏注讀滯作廡謂水淤泥土而留著之則助之爲厚也唐書滄州無埭渠久廡塞薛大鼎浚之此廡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剝也楊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爲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麈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爲刻訛矣刻鏤木也

從晉書虞溥傳當作契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契從
丁度集韻又作鏤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爲俗字不可
從也

九宮七色

與二卷
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謂
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
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

作鳴非也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
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
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鍾葵鍾馗終葵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
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
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
宋宗慤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
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
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槌以

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箛筩卽澁勒

韻書四豪筩字下注云箛筩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鶉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筩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

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這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字又作澁勒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麥合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合金舍今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合金爲是金與舍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蠡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注曰蠡瓠瓢也然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楊子方言巨云

蠶瓢瓢也字从瓜从蠶劉向九歎云咆蠶蠹於篋簾
今閩廣之地以鱉魚殼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
者爲瓢是以蟲殼代瓜匏用也故蠶字之取義兼之
暇日與簡西巖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翬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脩翬無形注脩翬與蕭暉通
飛騰迅速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
姹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搯卯字

近峯聞畧說木工搯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搯

卯也搯卯圓則圓搯卯方則方又引文龔如室新構
而去其鑿契注鑿契龔也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
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鼓子卯余按搯卯字
當作龔牡龔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
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杓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
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杓有牝之象龔牡二字蓋亦
古矣搯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杓鑿

杓字从木从內考工記調其鑿杓而合之宋玉九辨
圓杓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今舉子程文

襲用柶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柶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柶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柶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者寫柶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溼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

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沮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泆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糞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芋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藹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查字考

說文查浮水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日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王勃詩澀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編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臥查

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編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媼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如此

屾音詵

文選吐燄生風欲野歎日月爲之搖震震音真山所
臻切字一作屾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
談爲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
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
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
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
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術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
水旣靜我術卽平五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
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鴈行足行當作斯見龜
筮傳

頤音陽

宦字音雖不從六從臣

釋名東北偶爲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
易頤者養也頤亦音陽

撻打同字

書曰撻以記之撻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爲撻

非打字从手从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爲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爲莫迴切蓋打字从丁爲聲與鼎同音又轉爲入聲與鏞同其義皆訓繫也義與撻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撻字轉爲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鏞俗打語打坐打乖作撻上聲於音和同爲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穀穀

孟子吾不忍其觶穀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觶本古文解字見周禮其字从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

穀鼎食也俗作餽牛之恐懼字當作穀餽餽從豕尾懼之貌餽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餽疎疎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鋏斧注引張楫纂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吳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音吳金多音華非吳自吳吳自吳何得混邪

青雲

按史記范雎傳青不意召能自致于青雲之上則作仕進不可得之說誤矣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

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

字从米爲義从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
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
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慰散沈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
奚稍門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颭颭
兮木搜搜

岡兩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
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
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

成玄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

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
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
猶有所遁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
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與托焉而逃同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訂訛類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乃

其後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爲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乍閱盪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異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爲況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砥其鑽空舜

紀穿爲匿空旁出莊子鼎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楊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卽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室卽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于湖曲以正之

硯

硯韻會以爲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硯硯石顛自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

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譙同與高帝紀譙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守關者

跗萼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爲萼萼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揚皇芩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踈略如此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

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文選嘈噴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哢聲兒哢與噴及嘯同才曷切今本哢誤作哢嘯作嘯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冰卽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
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
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
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
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
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
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
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
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

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
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
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
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宗
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怪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刊
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
書于此按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
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

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
 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晏公類要又鄭谷送人入蜀
 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
 之誤少以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
 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竝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
 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
 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
 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為別巴月三成弦可證也再入
 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
 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居焉

其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
 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
 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
 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
 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
 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潯陽謫
 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荆
 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遊可考也故
 既返初服遂將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
 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

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竟不果其願也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躑言云唐殷文珪高蟾皆有過李白墓詩既有墓葬流俗之傳不可誣先賢與子美來陽之誣同

憊字音

班固典引勤憊旅力注憊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卽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鎔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清淨者閭閻徒白鎔按字書鎔畢裴切在別名其音與翼韻不叶或是菩字菩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益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益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益浪之益

當作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意以白比君道

青比臣道驪色之雜青驪于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歿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本賦

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
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
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爲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
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
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
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俊迭

古昆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

百十字中有俊迭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彖
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預州滇陽音眞其
後訛爲慎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滇字
又音填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
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
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噉噉然齒

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
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爲州界兩山
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
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轂隊皆以
俠爲夾

潔灑二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卽禹貢之潔水孟子所謂滄
濟潔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縣潔水南至無終

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丘水合後靡魏書道武帝
如馬邑觀潔水注卽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補頭山
一曰治水師古曰潔力追切丁度集韻潔灑濕三字
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
潔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陣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
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
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

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日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

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羨與永通

古字羨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羨矣博古圖永寶用享作羨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卽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卽歲也陸賈著書

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𠂔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戍之爲秦制而非古矣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卩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

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甄字音

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爲堅音上以爲真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璽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名音叶以爲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蹶闐以真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紉以川爲聲詵以先爲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爲聲也其後秦爲苻堅諱隋爲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符隋時以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爲駝左傳賈佗北

宮佗陽宅毛詩陳宅四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叅

方言吳有叅娥之臺東哲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叅娥之房叅卽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叅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叅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叅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斗共其釁鬯注斗音主釁音徽禮

喪大記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料甘氏星經帝張四維
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以灌以溉長我禾黍

柔杼二字之分

說文柔杼也今之椽斗莊子徂公賦柔謂分椽實與
衆徂也杼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爲義從予爲聲但疊
之則爲柔並之則爲杼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
作芋从草亦得

齊子豈弟

詩齊子豈弟與徇章遊遨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

之後觀鄭賡豈弟作闔圍闔之訓開也圍之訓明也
開明之義與發夕爲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
澤汪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愷澤音驛闔澤之訓
樂又與遊遨爲對鄭玄文穎二說雖殊而字義則近
之矣今文作豈弟恐非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
予按秦韜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蹶豪此豈箕踞
義乎席箕恐是塞上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
惟莊子有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西京
賦建辰旅之太常紛飈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
以單押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
徒諱之改嗔目作徹幙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
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

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疇禽獸所踐
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疇下有鹿場字遂以
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
解町疇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疇之地
踐爲鹿場非謂町疇卽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疇字載
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疇果爲獸踐則非
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于寶注平
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

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吠吠王
克論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旣垣疆理疇
疇毛伯敦銘予旣疇商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其疏
云童土疇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幽風以綢
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媠左傳女惑
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
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
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傅毅舞

賦貌嫵妙以妖艷兮紅顏擘其楊華注妖蠱淑艷也
或省作蠱人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蠱達古蠱子之後
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怠皇云避漢明帝
諱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
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
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
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未入版圖作詩
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款乃

說文款乃唐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從欠如嘯之作
歎歎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
玉斗而破之曰唉楊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
款注款絕語歎聲楚辭款秋冬之緒風楚辭用之於
句首楊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
證云款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款乃曲柳宗元詩款
乃一聲山水綠注款乃一本作襖靄按款音靄乃音
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洞中
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迺深峽裏靄迺也

曖迺也款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爾款本音哀亦轉
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襖靄遂欲
音款爲襖音乃爲靄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襖靄非
謂款乃當音襖靄也靄迺款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
比而同之乎慎按款乃歌聲本無定字劉蛻劉言史
詩流惟寫方言元結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唉者應
聲如噫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如詞賦中若乃乃若
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
世俗倒讀之誤靄迺款乃自款乃自項平菴始正前
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

觀之乎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卽位施舍以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

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徵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畧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云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卽今諺所謂輕身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乂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乂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饗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

卽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殮字從夕食今作殮訛矣

七十而勑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勑周禮以歲時合耦三勑以治稼稽鄭司農曰勑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勑音助

劉孝標世說注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輿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

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以陰映數人 曹
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以上孝標
世說注

丁真永草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永乃知
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
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
矣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

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珍怪順于耳目謝眺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湯武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
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
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鏡歌曲

漢鏡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范雲詩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骨母山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骨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

亦不知骨之爲胥也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杜詩用走字

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

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季布北走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曰爾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

夏屋渠渠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俎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拊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鬼吏區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二篇注卽鬼吏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于鬼吏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吏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周禮陰事陰令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麗字義

麗之爲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允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爲禮

𪚩鼃

說文鼃𪚩鼃也楊雄訓纂說𪚩鼃爲蟲名按臨海水土志鼃似鼃一名𪚩鼃又名鼃鼃一枚有三斛膏

步字義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爲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水津爲步魯步卽

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李泌逸事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

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劉履注詩論詩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

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卽格澤也此何異村學老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未點目諸史天文志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者此何異背瞳昧目人語乎

禱字音

史記上有禱蒼下有伏龜徐廣云禱音稠左傳八元八凱有禱戴漢書藝文志有公禱生師古曰禱直由

切其字从木霍去病傳有檇余山獨孟子檇杙之檇
今音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史
曰檇杙凶頑無檇匹也以此證之則檇杙之檇亦當
作稠音耳

汲冢書

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
氏黯是爲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
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
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
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李涪譏陸法言

唐李涪云後魏李昉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
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已有原其著
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
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
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然吳音乖
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存
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
啓其口則語淚啞喎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
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

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之啾音銚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古文不厭重復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糧我無食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且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遥遥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

古詩云被服羅衣裳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楊氏兩族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衣字義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著衣選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邵文敬詩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
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
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畊耕字異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
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
唐府兵利弊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
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
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丹鉛總錄

卷之十四

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槨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益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裊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險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千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澹干作乾非也

刻石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爲難古刻之存于今者岫巒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

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縮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入哉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楊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使者曰信

越絕糧告糶于吳使素忠爲信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虞
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
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
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
不取荅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
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荅爲一句
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
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
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
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
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土
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土會本於
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
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杖也諸
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杖則可掛於壁易
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

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卦古文圭字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

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鐸字鱸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

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非也其字作蜀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爲偏傍者可證爲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字合體爲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轉注

唐三獻炙韞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雲華

字詁雲雲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詠石淙詩石裂

雲華清月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雲華寶樹忽當眼三墳書月雲素雲

悖出悖入

並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歐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

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表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書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蕤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緝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蕤古軟字

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

出戰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左師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幕輕留及輕車將軍又叙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諄輕輕字皆音罄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

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叅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

遯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
古文字侏儻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
多微辭之義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
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
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
曰字莫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
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
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一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

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
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
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
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
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字說波
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收爲轉經今人謂寫字爲轉經非也西方之俗凡薦亡以木規圓爲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从口从大作囙者牡文也作囙者牝文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烝馬音圭詩吉蠲爲饁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消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

清蠲誰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下拂塵境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真人八字義

慮歎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壬字義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載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主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

虎兕

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下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也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子之義从卩爲邵召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

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爲霸聖傳而爲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卽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表蓋傳上謁注若今通名

也士相見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通名爲謁至漢猶然晉人謂之門牋唐人謂之投刺今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劔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徐穉傳吊喪醞酒畢留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歇切又音葉訪也請見也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請謁則起皆從此音今呼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荅

內兄希叔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宋樓鑰表游點從班叨塵宥府

黽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黽音蔑爾雅注引黽勉從事或作蠱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黽當音蔑黽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法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械

票姚

漢書霍去病爲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貌票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鷄音義益明票與鷄同鷄鷄皆勁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伍負之負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負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負之名豈趣韻邪

慎按負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負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疑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負故改姓負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負以後證先知伍負之負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

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侯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侯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蘭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赴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蓋象形之真陰陽之義其爲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

禮注珪琮之瑒凸曰珷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凸者音埕凹者音坳又音窪地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最少例得借音轉注耳又詩鶴鳴于埕詁云埕者古凸字

咎姓

按蕭何封爵在沛縣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鄴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爲姓而鄴訛爲咎鄴省作贊贊訛爲咎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因象器凹受物

之形凸古文曲字象半凹之形回女洽切物可覆壓者从反凹囧古文匚字从側囧圓他刀切古器名今曰韜韜也囧受玉器也卽韜韜之韜今文作匱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埵同釋文引詩鶴鳴于凸周禮圭之凸曰珣說文無凹部止有囧部凹爲母而囧爲子說文以子爲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爲補之

八分書彖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閣北抵湖出彖爲閣中之館彖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唐韻彖卽亦字

張禺山戲語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萃秩彙飫左傳注作犒飫蕭茅書注作茜茅蔓菁周禮注作蕒菁

柳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氏雕氏注柳莊密切釋文引左傳

使婢子執巾櫛註櫛柳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櫛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爲之櫛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柳爲是

菑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菑粟不迤沈重讀菑爲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齟注菑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如哉博立梟棊亦爲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傳又作割史記不敢割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割耕夏有以割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傳管

子又謂戰士曰割戰之寶

冒古與舖通

冒古舖字冒字从白从日舖時申時也說文申字从白自束持之意吏以舖時聽事申旦政也故白與申字皆从白

饗餐

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餐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元裕之考定爲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

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
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爰稼穡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
也音杜自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芒
芒社是土亦借作社也又字書土苴或作藪苴泥不
熟也是土亦通作藪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
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也二注不

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
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
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虻蚘見齊民要術又張
有復古編虻蚘古只仔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
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
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
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
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秦紀

史記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畧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啻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啻咤字一作咄嗟晉書咄嗟而辦集韻作咋喞古樂府作咄喞今俗書詞曲作趨趨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爲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圍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爲府狼切

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画圓右画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画又从口會意画也者画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画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内口而外又口複矣且緜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軼轍字同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王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三字名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二字其名也複名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和字義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情

詩戎壘三和夕校文苑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苻姓從草

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苻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諸賢感星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衍美義同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鄜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體作美漢溝洫志河災之美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美而音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辭曰美文壁之溢瑑曰壁美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沕滴曼美曼美卽曼衍也因閱韻會衍字

下引証未詳因疏記之

范文正王安石書法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

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昔昔鹽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空石觥司馬徽

空石觥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祗可謂之馳

大字音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

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鷓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畧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澹淡不同音

漢志川塞谿坎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久矣

儻字音

賈誼鵬賦儻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似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攔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攔當音斯全反攔卽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似辯之是也但不

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爲詳說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文莫解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弩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云古貞字

今之云字乃貞之省文秦誓雖則貞然注貞卽云毛詩聊樂我真石鼓文君子貞獵貞獵貞遊

夠字義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帆颿字異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颿字音義與帆同然亦贅矣

繇字音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鸚鵡字音

楊雄賦鸚鵡蘇林音殄綃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鸚鵡伯勞也蜀童謠有陽雀叫鸚鵡央之語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于石刻亦

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鴈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善字義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安字義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職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

其王安重釋璽辭官其王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爲焉字

古今書體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旣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峒嶻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

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𠄎聖作𠄎盡作𠄎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

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
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
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
明證也

庾字義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拙爲庾
史庾古字通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

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

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師旄敦

鍾鼎古文有師旄敦旄步臥切朴也又步候切或云卽寇字師旄者古司寇官也師旄敦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熊朋來鍾鼎韻其字畫一一奇古在鍾鼎古文中亦獨行書之蘭亭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兖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

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蜍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傳也童貫爲之是以廝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卽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顏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竝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躐破瓦東瓜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

音也

青鳥司啓

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青鳥鶻鵒也鶻鵒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鶻鵒鳴楊柳津

錢昆求外補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鱉常求外補曰但得有鱉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鱉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

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司馬遷設史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爲將軍後漢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

但其虛誕不可信也

東第西第北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向之故歟

伯冏與伯景同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𠄎唐杜佑奏省官䟽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

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鬻發栗烈

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鬻發風寒也

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鬻發何以爲風寒栗烈何以爲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目昔人所謂用則不差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鬻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鬻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鬻發也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鬻栗小者六竅名風管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鬻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諺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芻蕘當詢而葑菲宜采也然不獨俗諺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籟則衆竅是已其曰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

風濟則衆竅爲虛是籟之實也林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琴瑟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鬻發二字尤爲簡妙又莊子說風之祖也淮南子云風之遇簫清濁各異亦以風聲比簫聲也字書颺颺風聲也亦以風聲比瑟聲也總言之曰簫瑟是也宋玉所謂衝孔動捷及殷仲文所謂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皆可互證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之栗烈論語注疏云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由此觀之鬻發栗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

卷之十六
虛字用之朱子答楊元發書云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理會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疥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旣辨其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旣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楸社漢有枌榆社楸古梅字也梅社惟見此亦可爲梅詩事料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王蚨蠹鬼谷子謂之蚨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之鈞駱橐兒童諺云顛當牢守門蠟翰寇汝無處奔范石湖詩恐妨胡蝶驚夢笑倩顛當守門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

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旣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旣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

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于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高宗梁闇

尚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

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庸也隱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
隱者此也達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
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
餉爲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爲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
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
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安夜易之而
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

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
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
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
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
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
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
而鏗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
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
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

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

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朱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胸芳潤無由入也近日有一雅謹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胸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辭文選爲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爲笑蓋亦段善僧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之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闕乎若以爲緯書不足信則伏羲鳥氏之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卦名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

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夙初艮初兌初離初蠶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伏羲之易

也文王因之連山列山氏之書也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不知有中文可乎

卦爻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電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犀之名稀神是矣豕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豕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一牕之孔六十四六牕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

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剝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畱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斃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

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聞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歿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之不忍于龜卽齊宣王之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余以爲龜卜釁鍾皆可廢也且古之釁鍾與鼓以爲除去妖災也今世此法不行亦未見鼓鍾之爲人妖災也

外字解

內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說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昧目而道黑白者也按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蔡邕協和昏賦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醕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爲言哺也以食曰餽以飲曰酺
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共洫而耕入必
共族而居也又有祭酺合醴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
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廐有馬瘟皆祭之
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
步卽酺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
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
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
況導之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
歡乎牛飲以亾殷虎酌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

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
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
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酺今音蒲

麩粳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麩粳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今
曰餽子

糗粿蜜餌餈餽

楚辭糗粿蜜餌有餈餽王逸注餈餽餽也以蜜和米

麪熬煎作糗糒擣黍作餌又有美飴衆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麪煎熬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糗糒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間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餽餽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澆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餽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盞以寒具

爲餽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卽閩人所謂煎舖以糯粉和麪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煙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餽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醕醕

醕首酒也

今日酒頭醕尾酒也

糲粳穀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粳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

稗鄭玄曰䟽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粳八侍御七
又九章算法云粟五十爲糲三十稗二十七粳二十
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爲糲米六斗
舂一斗爲稗九升又云爲粳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窮
於御通于粳楊桓六書統曰粳米五升舂爲四升曰
穀爲五減而四也古篆作象四○以見意小篆作
𪚩穀米減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以見意糲而
粳粳而穀穀而晶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
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
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粳矣未也舂而近心矣

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殼也
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舂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
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
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慎按說文一斛
粟舂爲九斗張晏曰七斗九章算術曰六斗古者斛
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算術爲是又
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白米出甲謂磴之爲
糲米也舂之則稗米也師之則粳米也首之則穀米
也又導擇之暘嗟之則爲晶米卽九章所謂侍御米
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臬字

从臼从米卽古文穀字後人加殳複且贅矣𦉳入臼卽古文𦉳字𦉳士角切音與齷同插簡于地也春粟以杵亦象插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𦉳字从穀省則𦉳加米已贅又加殳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𦉳而漢碑隸字變作𦉳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連昌宮詞駢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雲龍

蜜雲龍茶名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山谷有喬雲龍亦茶名也

脯腊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膾腊之事脯之爲言脯也脯時而成也腊之爲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曝而夕乾又曰晞於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而成也論語祭肉不

過三日又服食家陳臬醢藏皆禁不食則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牢丸

藝文類聚東哲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奇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

牢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

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茗芋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芋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單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四百一十四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爲貪狠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
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
爲合情戊巳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鉤情陽支
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
貪狠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

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爲何語按後漢書註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卽此事也

數目類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卽五殺之說也

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播五行於四時之序言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臣清濁言則曰宮商角徵羽以律呂相生言則曰宮徵商羽角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旣無意周禮春官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說

怪異類

玄鳥銜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銜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邪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

至是月祀高禱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禱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

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竝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闕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生雙柳時號風陵堆蓋

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山西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鬪雞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爲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沒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字李冰所爲也見李公胤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爲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黃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

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幾雜志云徐積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

絕不聞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爲何物近覽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蟇爲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卽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卽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邪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爲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誤矣

檀暈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著之宇文氏粧臺記謂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句元微之與白

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髮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羃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

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醲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迴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顏素足女

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傷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蔽子

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質劑結信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詩話類

卵色天

唐詩殘霞感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
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
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爲溲非也注東坡詩者亦
改卵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

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羣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邪

百東坡

東坡泛頴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地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

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
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
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岵雖托言之亦傷
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
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
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
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
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
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

鄭可也

王雪山論詩

王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
謂鳩性拙不能爲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
今按詩人興況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
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
桑甚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桑甚味美
鴉食之而變其音鴉不食甚試養一鴉經年以甚食
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籠頭例此言
亦可言蟻著轡可駕乎宋人不知比興遂謬解若此

儒生白首誦之而不敢非可怪也

王雪山
南宋人

魚若乘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

拋壻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煙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禾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李白詩祖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

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卽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涪魚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傅自傷門人涪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涪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涪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涪之門人曰涪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忽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姦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

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
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于此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下註曰詩學又

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叅之爲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僞也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藥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

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詩用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牕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太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堦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回颿槳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槳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人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摻策杖送挈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詩賦用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踣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翽將翽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二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

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表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疑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

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季札墓碑

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爲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藉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也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煙暮遠郊遙
峯沒歸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梅谿注東坡詩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
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山東民
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瓮松音宋稷雪也蓋以
有雪爲豐登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
埋飯下謂之飯瓮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霧猪泉云
歲晏風日煖人牛相對閒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
與歲齊人牛竝立之語而注亦不引

張說詩

江摠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
花遙同葱嶺雪春心旣駘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
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
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明月可中

按六時以巳爲可中則不陷于宋文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
中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祖載宋
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
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

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
卽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
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
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
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
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
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
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

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辭大招曲
屋步櫺注曲屋周閣也步櫺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
櫺周流長途中宿櫺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
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
月挑燈惜落花杜公益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
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復矣況步
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
不可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趙公詩也

丁屈朋斜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此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鈇鋺也古

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温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晁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天闕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闕殊爲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

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闕字正本此況天文卽象
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爲
知言也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歿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
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
易得名也洪震老人元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
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
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
言也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歲暮愍衰
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
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
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
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
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
秋槐龍細洒鶯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

詩成喜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
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
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
中三詩皆可喜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
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茲山蘊靈詭
憑覽趣亦贍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層阿疲且引

絕品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陰伊予久緇涅
復得味苦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贍音慎淡枕
與浸陰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
詩云御辯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栢梁駮四馬高陵馳
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鬪息洛浦河
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
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
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羣書而不引
此何邪按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
惟見此首耳湛長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

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丘樊歲寒見松栢身慙淮
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插
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恰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
今罕傳併紀于此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于南宋戎馬倥傯筆硯想
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
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
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
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

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
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
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
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
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
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
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
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羨咽嗑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金雌詩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識曰雲出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阻交哉亂也當何所惟有隱巖植禾黍西南之朋因相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祚短也蓋桓玄滅亾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後考隋書經籍志郭文著金雌記金雌詩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嵩詩長

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
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
如月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
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倡余讀
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
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乃類張打油胡釘鉸之語雖
村教督食歿牛肉燒酒亦不至是繆戾也後見宋人
麗澤編無後四句又閱韋集此詩止十六句附顧況
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爲吳中淺學所增以
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着糞也三十年
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
爲千古之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鍾矣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
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
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
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
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

上踏筍苔一首當之謬矣

艷雪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裘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道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厨禁鬻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道畫跋

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
斷肝腸按謝靈運有東陽溪中贈荅二首云可憐誰
家婦綠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荅詩云
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
太白蓋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
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

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
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
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
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爲何說也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
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
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
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
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汎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

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
肴金盤鱸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李白帖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畱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李白書今有石刻
存又見甲秀堂帖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
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
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

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
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漫漫兮糺今諸書
所引誤作礼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貝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
穀生再鳴五穀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
韻難讀

莊子解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又如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古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

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

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卵醬

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南史古物傳鯢鮪

讀作鯢國語亦云魚禁鯢鮪皆以鯢爲魚子莊子乃

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思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

不齊哉

西蜀范無隱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

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休疑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
獨 碧虛陳 聖人成焉以身狗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
景允 狗身而全生也陳詳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
趣死者以人世爲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碧虛體記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棟
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棟之無目也棟不足
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
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

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
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
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憐於此也

三千歌舞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
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
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
諫卽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
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
胷中無學目不觀書徒算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

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棟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今不廢耳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蛙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娛光眇視目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駘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庾信詩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

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裴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

六朝初唐而以餽飮生澀爲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唳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今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爲筆也堪一笑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

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歿則不復能戰宋子京脩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岩之文曰風霆怒

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入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會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玉瑕錦類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繫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勳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類不可效尤也今之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哉

詩小序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

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辯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于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李益詩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牕簾動疑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

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園載其全篇今錄于此微風警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墻下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牕聞風寄苗發司空曙今南方所刻唐詩皆非全帙先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爲精備較近日所傳大有不同緣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帙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售極爲可惡如顧況集其中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煙最爲警策乃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減爲四卷而弔韓昌黎一詩最奇亦在減數若楊炯詩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

入之王維集又取王涯詩妄入之陋者驟觀競相語以爲新奇未見而爭市之是重不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閒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磯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

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遮回磴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槌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槌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屢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

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真宋初有人僞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紳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淨來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評極當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騏文則識趣相侷佛云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爲劉安語將坐睡唾去也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

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丹鉛總錄卷之十九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詩話類

詩文奪胎

珠崖有楊龜十萬里之外未嘗聞此詩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
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
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
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可謂
得奪胎之妙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當爲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爲土德程伊川謂唐爲土德故無河患宋爲火德故多水患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杜詩與包佶同意

包佶詩波影倒江楓與杜詩石出倒聽楓葉下同意二句並工未易優劣也

僞書誤人

劉子玄曰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僞蘇註盛行于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徑之外考官邵公暉批云竒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當時以爲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是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

精博不似後生之束架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五平五仄七言詩

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白米出甲佛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七言皆仄惟此梨花梅花參差開七言皆平文選有離袿飛髻垂纖羅

吾猶昔人

柳子厚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詩曰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法苑珠林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

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子厚正用此事而注者不知引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衰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歎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辯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秉

文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徒單修撰也

路盈訪璽

北魏承根贈李寶詩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
路盈訪璽狗競爭馳天機莫踐璽按玉篇與彌同而
此詩與緬踐同韻又以對問鼎則音義皆不同亦不
知何指也後考他本乃是璽字古文稱从璽見說文

角妓垂螺

張子野詞垂螺近額走上紅裯初趁拍晏小山詞雙
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
聲又云紅窻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

明珠覺未多垂螺雙螺蓋當時角妓未破瓜時額飾
今搬演淡色猶有此制

津陽門詩

曾子固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徽之連昌宮詩鄭嵎津
陽門詩皆以韻語紀常事鄭嵎詩世多不傳余因子
固言訪求得之其詩長句七言凡一千四百字一百
韻止以門題爲名其實叙開元陳跡也其叙五王遊
獵云五王扈駕夾城路轉聲校獵渭水濱彫弓繡韋
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
兔無所依自注中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

逸翮竒姿特異其叙賜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
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透迤屣
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鴈相追隨注與王建池底鋪
錦事相合其叙三國妓淫云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
三國爭光輝鳴鞭後騎何蹀躞宮妝禁袖皆仙姿其
叙教坊歌舞云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
迎娘歌喉玉窻窳蠻兒舞帶金歲裝自注迎娘蠻兒
乃梨園子弟之聞名者其叙離宮之盛云飲鹿泉邊
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藥峰
頭王母祠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

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末四句則世所傳遊
月官事也其叙幸蜀歸復至華清云鑾輿却入華清
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霜悄悄迎風亭下風
颼颼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
罨颺被畫簷蟲網玻璃碑煙中劈破摩詰畫雲間自
失玄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瑠璃其叙
舞馬羽裳云馬知舞徹下珠榻人惜曲終更羽衣自
注官妓梳九妓仙髻衣孔雀翠羽七寶纓絡爲霓裳
羽衣之舞舞罷珠翠可掃焉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
合然其詩則警策清越不及元白多矣聊舉其畧云

劉勰論文

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眇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竒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竒才

文選生煙字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灤西春水縠紋生乃生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酒龍

陸龜蒙詩花匠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尚垂頭又詠茶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劉者徐邈及劉伶也

青嵐帚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編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云綠潤碧鮮紺文紫錢

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畧如忽見陌

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
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牕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
自然冶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
苦鴻鴈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
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
同悲鴻鴈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
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
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
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曾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

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
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
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白
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
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杜工部詩新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云萬重關塞斷何日
是歸年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
不爲傷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歐陽詹太原妓
詩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
髻樣開奴牀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

見露壓煙籠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棊客詩滿目山川似奕棊況當秋鴈正斜飛金門若召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棊云閑對奕秋傾一壺黃羊秤上幾成都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

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爾

簾簌

唐李郢詩薄雪燕翦紫燕釵釵垂簾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簾簌下垂之貌又作麗歎李賀春坊正字劔子歌按絲團金懸麗歎其義一也薛君采語予云

麗人行逸句

松江陸公深語予杜詩麗人行云珠壓腰袂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亡之淮南蔡公昂聞之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子口義及世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

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須溪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爲過張孟浩蓋亦同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效可驗矣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著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月詩飛輪了無輒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識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虜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虜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爲豳風一之日虜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爲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于此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礮車雲東坡詩用

之今日江頭風勢惡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黑東鸞晴西鸞雨則詩所謂朝濟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永崖所謂黑猪渡河天不風蒼

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再不來又云舶舫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爲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諺云黃粟留看我麥又引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上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

農謠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東牆償我白梁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邇言良有以哉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卽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何力哉卽沈約韻之祖也

王克論衡作帝於我何力哉力字上文息食爲韻列子作帝力於我何有哉恐是傳寫之倒大凡

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倔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爲後人一笑資爾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杜詩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文人稱翟汝文葉夢

得汪藻孫覲四人孫嘗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程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軋辭而已乃反峻其門墻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異蜉蝣撼大樹乎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溶箭蔘猗猗從風瀏莅蒞綴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畧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猗猗猶猗那也字一作旖旎又作猗儺箭蔘卽蕭森

瀟苳卽流麗艸艸卽歛吸歛字古作攀見石鼓文省
寫作艸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
游樹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
山巫峽氣蕭森則箭蔘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
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昵也猗
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
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瀟苳與嘹唳及流麗一
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艸艸與歛吸一也字有
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畧耳

勸農詩

仕宦之身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
六親對面門無官府身卽強健夏綃新衣秋米白飯
不知金貴惟聞粟賤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了
逍遙散誕安眠穩睡直千直萬此詩詞旨平易足以
諭俗程沙隨跋云不知何人作汪聖錫書于進賢其
門人程迥授邑得之高季安刻于石近蜀中亦刻之
竟不知其名氏余按此乃謝良齋勸農詩也鶴林玉
露亦載之而缺數句今據其集錄之

陸機詩

文選陸機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

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張仲舉詞用唐詩語

張仲舉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蘭春水滿窓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

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爲人擊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無鐵櫬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

詩文用字須有來歷

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予謂自古名家皆

然不獨杜韓兩公耳劉勰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嗒嗒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鴈之響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
移之他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
詩流試舉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嘯而
曰猿唳蛇未嘗吟而云蛇吟蛩未嘗嘶而曰蛩嘶厭
桃葉萋萋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言抑抑乎厭鴻
鴈嗷嗷而強云鴻鴈嘈嘈鴻鴈可言嘈嘈乎油然而
作雲之貌未聞淚可言油然而薦者祭之名士無田則
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北堂親也夜郎在

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恒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人
之荆楚襲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懷而改曰泄懷是
口中暴痢也館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館甥是
欲亂其女也真如諸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
大顛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人屢下第而曰批鱗書
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
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而
曰百粵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
皆近日號爲作手徧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
矣謂近日詩勝國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慙

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可以世道嘅豈獨文藝
之未乎又有以騷人墨客而合之曰騷墨見雲南志詩文以
汗牛克棟而合之曰汗克見雲南甲午試錄序皆文理不通足
以發後世一笑

東坡梅詩

禪宗頌載唐僧古梅詩云雪霰風餐水浸根石邊尚
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孽清香與返魂東坡
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
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奪胎之妙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
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字之句而壯麗倍之
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公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
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梅聖俞詩

梅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
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

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句來

烏鹽角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襍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唐明皇逸詩元人逸詞

予往年過劔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劔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

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于此又於臨潼驪山之温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領蠱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爲別刻矣

金谷序爲蘭亭所祖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其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支道林不赴殷淵源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賦遺句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瘴
氣特惡氣中有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
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夏侯湛補亡詩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温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唐史稱顏柳書法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道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
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道而失其婉徒學
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謂也

陶淵明閑情賦祖張衡

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

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左太冲招隱詩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五言詩用四連緜字前無古後無今

擣素賦非婕妤作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好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王勃滕王閣序語有本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雪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

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序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公孫弘字次卿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周諺

鄒穆公引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也

王弼易畧

王弼易畧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
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白樂天詩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

去聲音屢俗語大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
人傳竒忒風流忒殺意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
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平水韻傻俏不仁亦曰
不慧也

老子文用韻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
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
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公劉詩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卽鞠韓詩作侃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隗雍州川也師古云隗讀與鞠同

晏子語

君子獨處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鬼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詩狎徊字

宋賞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謔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楊雄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徠

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可謂無耶

唐書規影字

唐書規影徭賦卽今律文影射之語

禪教儒教虛實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陳白沙古詩

白沙之詩五言冲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齊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

打乖箇裡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
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
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痴人說夢矣

莊定山詩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于生前淺學者相與效其
大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絕又有絕可笑者
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
有滑稽者改作外官荅京官苞苴詩云贈我兩包陳
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詩入
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菴兩篇七言如

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
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
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
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
礙牆又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病眼
如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裡詩舟中云千家
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
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
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繼龍
頭愧邠原又云藜羹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

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
東嶠韻云電懸雙眼疑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
無湖水甘神瀣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
履橘洲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迸垂羅屈
缺枝自笑野人閒袖手雲煙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
苑草非騏驥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醉
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
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賓鴻不記有家
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

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
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
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决不謂定山
作

蔡邕漢津賦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荒淼以玄清嵇
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淼茫炎海
接皆本於此句

劉孟陽碑銘

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

芟芟合韻音津

四言詩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
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
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
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
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
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
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
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

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
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
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愆疇敢以渝繇釋載
漢禪唐扶頌如山如岳如嵩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
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
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
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
也

柳子厚句法本子雲

楊子雲青州牧箴在丘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
本子雲

宋人釣臺詩

宋人題釣臺詩曰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陳白沙
竊爲已句云七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子
陵豈有意與龍袞較低昂乎兼句法亦贅又不及宋
人矣

丹鉛總錄卷之十九

月鉛摠錄

辛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詩話類

錦城絲管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

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真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落月屋梁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

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漬羅巾猶疑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想尊汀水雲愁凝閨蕙帳猿鶴悲吟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嶠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驥子鶯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巫峽江陵

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岍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

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崇巘吐氣清幽岫棲神跡稀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畱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廬山古石刻耳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真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家註杜乃不知引此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予獨愛徐延微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賸拋萬斛胭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瑟瑟也此解非是何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

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爲千載知音矣

張繼詩

國語室無懸耜野無奧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杵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門外獨兒

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鞞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此唐人小辭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蒼曰

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折也

三句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
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詹天雁寄友云
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
白露濕衣不可
去亦佳比之唐人則慙矣

袁伯文詩

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
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
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闈晚翻
霽月殿夜凝明願君早
流盼無令春草生徐孝嗣
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

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
莫道夢魂遙張文收
醮樂也羅敷初總髻
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
春眠恒著曉又別前花照
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
時如何坐悲妾李嘏怨詩也
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
選皆不收何見耶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
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選詩首云詩至
文選爲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窣爲甚此言大本
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

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裁羅段舖客人元不會到
蘇杭南京機坊也

幽陽

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月本陰也而謂
之幽陽三五陽也而平明已缺此語亦道家說坎爲
月而中滿女本陰也而爲嬰兒之理也國語亦云女
陽物而晦時

佛經似詩句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
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府也

黃鶴樓詩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
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
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
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
劈皴也

凍洛

集韻淞凍洛也三蒼解詁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霧
淞漢書五行志雨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卽介
之訛耳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冑也曾南豐集云齊

地寒甚夜有霧凝於水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
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
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齊地以爲豐年之兆
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瓮然淞之極則以爲樹
介木冰諺云木若稼達官怕蓋寒淺則爲霧淞寒極
則爲木冰霧淞召豐而木冰召凶也李獻吉詩大寒
冰雨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雲蓋詠木冰也又云今
朝走白露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瑤陔蓋
詠霧淞也各極體物之妙云

神瀆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瀆湧山椒神瀆
出列子卽易所謂山澤通氣參同契所謂山澤氣相
蒸興雲而爲雨是也地理書沃焦尾閭皆此理耳

綠沈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鎗
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
爲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
補遺云綠沈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沈之甲
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沈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
竿綠沈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之綠沈乃

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是綠沈卽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沈弓虞世南詩綠沈明月弦劉劭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沈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爲弓弦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沈色爲漆飾鎗柄耳

帛道猷詩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峰採藥詩曰連峰數千里脩

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巖按弘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猷自刪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雖祖道猷語意而不及庚溪作詩話謂少游道潛比道猷尤爲精鍊所謂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也

秃節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握節漢臣

回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爲正也慎按後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正用此語後人不知改禿爲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舊本亦不知禿節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淺學乎

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詩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

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北風吹早鴈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羸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弼之見誠小兒也

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

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
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
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
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
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謝詩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
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
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卽諺云鴈飛不到處也
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

妙

吹蠱

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
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註
行暉行旅之暉非也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勑節減於皇甫
冉比興景也勑節情也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人
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內
文宗矣卽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
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
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
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注唐音以王適爲
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
惟胸中無書又且目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張譔

王右丞贈張譔詩云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

內史李頎亦贈譔云小王疲體閒支策落月梨花空
滿壁詩堪記室妬風流畫與將軍作勅敵其爲名流
所重如此記室左思也將軍顧凱之也譔之畫有神
鷹圖予猶及一見之於京肆以索價太厚未之購也

桃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旣同體
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
春可憐一篇迴出羣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
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
柎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僊遊復摘來

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絳中看寶媛迎歡繡璫筵中別作春琅玕牕

裏翻成畫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佺期此詩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臯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書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批頰

唐盧延遜詩樹上誌諏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蟲王

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
穿林叫新綠韓致元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
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
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卽鴨鳩也催
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隔墜雞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
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
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
載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挿影浮雲間
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
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祐詩雖佳
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
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
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
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爾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

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
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猫窺鼠穴饑犬舐魚砧
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
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
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
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羸
氲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
種可乎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

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見無味矣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
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薊
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劉言史詩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迺歌云夷女采山蕉
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閒歌暖迺深峽裏暖
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

綠條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嗟壁凌天風雨
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細麤含怨姿清猿未盡颺
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
蒼梧愁暖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不同而義
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
洛陽有作云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
俯仰馮寥廓未若茲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艮象
西南距坤絡宏阜自鬱盤高堙復廻薄勢人柴桑渚

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
風波騰鄒郛跡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盼嚮積氣通
紛綸潛怪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入天子都
巖有仙人藥二門幾迢遞三宮何儵爚咫尺窮杳冥
跬步皆恬漠才驚羽翰幽居靜龍蛇蠖明牧振雄詞
棟華殊灼爍盛業匡西夏深謀贊禹亳黃雲覆鼎飛
絳氣橫川躍佐曆符賢運人期夢天爵禮樂富垂髻
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岳電利器騰霜鏐遊聖挹衢樽
隣畿恭木鐸墻仞包武侯波瀾控文若旋聞刈翹薪
遽覩折葵藿稷尚序揆圖良平公輔略重臣資出守

英藩諒求瘼豫章觀偉材江州訪靈嶧陽岫曉氛氳
陰崖暮蕭索雌伏屢鯨奔雄飛更鷲搏驚壘透煙霞
騰猿亂枝格故園有歸夢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
湟澗終旋泊景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
圖書玄扈閣神功多粉繪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
將軍趨北洛橫簪並附蟬列鼎俱調鶴四野時迷路
五月先投龕池榭宣瓊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寤寐
新知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
秋灰變緹幙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籥言泉激爲浪
思緒飛成繳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艧鐘鼓旋驚鷄

瑾瑜俄振鵲竊價慙庸怠叨聲逾寂莫長望恨南溟
居然翳東郭此言綺繪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
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
周晏胡曾之徒鄙俚淺優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
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崇山

驩兜崇山今以爲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
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
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
十五里合水歛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

餘仍諸僊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
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
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
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
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
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
子旣爲隨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
風唐人少及此者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

寄益之詩也

石尤風

郎士元別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
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任故人置酒而
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
吳中人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爲何語遂改作古淳風
可笑又可恨也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

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
齊已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搗衣

字林云直春日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
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
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圖後有行書魏瓘賦云夜如
何其秋兮已半拽魯縞攘皓腕始于搖揚終於凌亂
驚飛燕之兩行暹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如動度遙
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
聽兮意何窮步逍遙于涼景暢容與于晴空黃金釵

今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
虹兮乍開凌倒景而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
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
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
況兼乎秋願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
非偶自是齊梁風流之習也

風箏詩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
宮商元徵之詩爲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
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

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已有風琴引云按吳
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
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牕寒夢驚流波愁
魂傷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
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
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
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牕枕上聲此乃簷
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

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

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偶哉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
之句蓋譏其拘束也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絕少以此
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此可省矣

杜逸詩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
只緣春欲盡畱着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
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
之全集遺逸多矣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菱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

洒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詠蟬詩

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置影映雀畫成圖按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畫扇陸詩用此事也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岍迴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彫菰

說文彫菰一名蔣徐鉉曰彫菰西京雜記及古詩多作雕胡內則註作雕胡亦作安胡枚乘七發安胡之飯註今所食菱苗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炊雕胡之飯爾雅醬雕蓬孫炎云米菱也米可作飯古人以爲五飯之一周禮魚宜菰于寶云菰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其米色黑管子謂之鴈膳杜詩波漂菰米沈雲黑言人不收取而鴈亦不啄但爲波漂雲沈而已見長安兵火之慘極矣

波漂菰米

客有見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

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
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
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
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于言外矣西
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雛鴈子唼
喋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
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沈雲黑
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
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
翻古語千家註無有引此者雖萬家註何用哉因悟

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上與三百篇犇羊躓首三星
在鬻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抽旗亂插死人
堆豈但天壤之隔

銀燭

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
燭也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寶鐸邁昆吾江總貞女
峽賦含照曜之燭銀泝潺湲之膏玉唐人詩用銀燭
字本此

帆字音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

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
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
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
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
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
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荊州記云宮亭湖廟
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
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
威有帆渡吉陽洲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茨
大麓北帆清湘劉刪詩迴艫乘泝水舉帆逐分風張

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陞張燕公詩離魂似
征帆常往帝鄉飛趙東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
颺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
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迴征帆巴
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近蘇
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
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蓋淺學妄改非初誤也

江平不流

杜詩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反拙所謂鑿混沌而
畫蛇足必天性命而失卮酒也不若李羣玉樂府云

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
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詞愈俗愈工意
愈淺愈深

陸賈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
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
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貫花繞髻之飾
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裏
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孟賓
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洛春謠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亾其辛集一冊諸藏書家皆
然予於滇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
傳者止十之一耳辛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司
馬才仲洛春謠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之遺
意今錄于此洛春謠云洛陽碧水揚春風銅駝陌上
桃花紅高樓疊柳綠相向綃帳金鸞香霧濃龍裘公
子五陵客奉毛赤兔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
花叢惱花魄青娥皓齒別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黃羅
屏繡幙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細綠圍紅曉煙濕

車馬駢駢雲櫛櫛瓊菜杯深琥珀濃鴛鴦枕鏤珊瑚
溜吹龍笛歌白紵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听
上楊柳枝青青送別傷南浦夜歸曲云饑烏啞啞啼
暮寒回風急雪飄朱闌瑣牕繡閣豔紅獸畫幙金泥
搖彩鸞吳粧秀色攢眉綠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
管咽孤吹吹裂柯亭傲霜竹遠空寒雪渾不動老狐
應渡黃河凍暗回微暖入江梅何處荒榛挂么鳳歸
來穩跨青連錢貂茸擁鼻行翩翩籠紗密炬照飛霞
十二玉樓人未眠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牕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
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裴廸詩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廸有詩云景陵
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
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廸與
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
刻云

五字

郭頌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

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

掘柘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麟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掘柘詞今溫集中有掘柘詞掘音祖

詩用惹字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韋詩誤字

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

右丞詩用字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

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殆不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乃是醜婦又生瘡雪上再加霜也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袿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裕眠

楚辭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曰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裕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作裕眠又列子云鬱鬱芊芊註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裕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阡眠字

皆從目

菩薩髮

唐詞有菩薩髮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髮因以製曲佛經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髮被首是也白樂天蠻子朝詩曰花鬢抖擻龍蛇動是其證也今曲名髮作蠻非也

玉華僊子歌

李康成玉華僊子歌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蔡孚打毬篇紅鬣錦鬟風驟驥黃駱絲鞭雷紫驪以電霜風雷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岼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真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比

杜審言詩

杜審言早春游望詩唐三體選爲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虛字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素蘂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
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
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
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
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
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詩云竹嬋娟籠曉煙左太冲
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
長吉之詩之工也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
瀉水置瓶中焉辯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入之以傳
好古者

郝僊女廟詞

博陵縣有郝僊女廟僊女魏青龍中山人年及笄姿
色姝麗採蘋水中蒼煙白霧俄失其所在母哀求水
濱願言一見良久異香襲人隱約于波渚間曰兒以

靈契托蹟綃宮陰主是水府世緣已斷毋用悲悒而
今而後使鄉梓田蠶歲宜有感而通乃爲吾驗後人
立廟焉而有題喜遷鶯詞于壁云汀洲蘋滿記翠籠
采采相將鄰媛蒼渚煙生金支光爛人在霧綃鮫館
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鸞遠但清溪如鏡
野花留靨情睠驚變現身後神功後就吳蠶繭漢女
菱歌湘妃瑤瑟春動倚雲層殿彤車載花一色醉盡
碧桃清宴故山晚嘆流年一笑人間飛電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

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
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
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
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
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王季友詩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
音人家誤作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耳衣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今之暖耳也

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
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為魚米之地本此

蜀詩人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
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球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苻載成都雍裕
之成都王嚴綿州劉睽綿州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
阮咸成都劉灣蜀都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辰蜀人毛文錫
蜀人朱桃椎成都杜光庭青城若張蠩韋莊牛嶠歐陽炯皆
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
暇焉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江總心逐南雲去

身隨北鴈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
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蒙東
雨而涕零蓋又先于江總矣

探情以華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于史記律書
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
仲宣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
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杜詩本謝

謝宣遠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

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
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衍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
文選理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一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詩話類

金潏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潏金潏交趾地名水經註所謂金潏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沙海

戰國策暉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

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江蒲

周禮汧浦作弦浦左傳荏浦作荏蒲杜詩側生野岸及江蒲江蒲江浦也

竭來

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旣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

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旣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伏毒寺詩

杜詩鄭國伏毒寺瀟灑在江心劉禹錫詩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煙沙苑樹晚日渭川帆

儲詩

儲光羲詩落日燒霞明農夫知雨止耿緯詩向人微

月在報雨早霞生此卽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耿緯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亦用諺語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歉蓋老農有驗之占云

杜詩天棘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樵云天棘柳也此無所據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絲祇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濃陰

不可言絲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絲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滌羊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韓退之詩

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

壞矣何地步之有

唐詩葳蕤

唐詩春樓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舉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行道遲遲

詩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岳陽樓詩

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

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鸝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沈沙何處弔三閭朗吟僊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乃視其姓名則元人張翔字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詩名然此詩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故特表出之

謝臯羽詩

謝臯羽爲宋末詩人之冠其學李賀歌詩入其室而不蹈其語比之楊鐵崖蓋十倍矣小絕句如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絕妙可

傳郊島不能過也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琴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琴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透迤見脉分樂府絕句云大艣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疊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詠鶯雜體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

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綠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轉如簧煙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櫻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鳥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花云香歸陶令宅艷人孝王家園景云傅粉琅玕節薰香茵蔕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槩巴童歌竹枝又眼前

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
遊絲撩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
柳條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宅墻又海嶠
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
橋邊平岍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詩云山雞臨清
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裯體輕若無
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
風致尤可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爲句圖
今錄其尤者于茲云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
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
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
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然不載此詩

貫休詩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
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

端硯詩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媧天補剩石昆劍切來泥着指

痕猶濕經旬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鶴眼
工諳謬羊肝士乍到連漸光比鏡因墨膩於磬捧受
同交印矜持過秉珪宜從方袋挈枉把短行批淺水
金爲斗泓澄玉作堤此詩不特句佳亦具賞鑒可補
硯譜之遺

喻鳧詩

喻鳧詩鴈天霞脚雨漁夜葦條風上句絕妙下句大
不稱此所以爲晚唐也

瀘水羅詩

唐人白行簡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

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
靈一詩曰瀘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瀘水蓋僧家戒
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
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瀘
水蟲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
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
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蕭遇詩

蕭遇春日詩水堤煙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謂不減庾子山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牕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無名氏詩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僊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贊右軍蒲葵是其事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註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也文苑英華康子元叅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爲

孫楚事

天邪

唐詩錢唐蘇小道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
隨風趁蝶學天邪天音作歪

白頭烏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
萬計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
部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
以侯景比祿山也而千家註不知引此

黃蝶

胡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
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胡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
黃爲來何其淺也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
黃茸茸

靈徹詩

僧靈徹有詩名于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冢墓
惟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云天台衆
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
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
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一絕真絕唱也

幽州臺詩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質有漢魏之風而文籍不載

海紅

劉長卿集有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詩海紅未詳爲何花後見李白詩註云新羅國多海紅唐人多尚之亦戎王子之類也又柑有名海紅者見橘譜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李賀詩勞勞胡燕怨酣春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丁儂芝詩曉幙紅襟燕

桂子

劉績霏雪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于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焉寧非月路耶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于南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月路固

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異漫志之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

亞枝花

白居易集有亞枝謂臨水低枝也孟東野詩南浦桃

花亞水紅水邊柳絮颺春風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照坼亦佳句也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烏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茄古荷字

香毬金縷

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又云香毬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皆紀管絃酒席中事但不

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竟不知金縷于歌何關

殘燈詩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于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飯一名南天燭又曰墨斛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

僊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隕謂此也

蘭草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東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黃鶯留

諺云黃鶯留看我麥黃甚黑否見陸機草木疏今作黃栗留

灩澦

灩澦歌云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
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爲梁
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
故涉瞿唐者則準灩襍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
桂浦作桂楫非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
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後阻潮

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阻潮一本作假楫
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
江中以絰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緯鍤石爲篙足篙傍
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
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
金蓮布地也

金魚金龜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
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

復佩魚也李白憶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白菊冠
遇賀知章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

閻丘均

成都閻丘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
閻丘師詩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
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
皆均筆也爨墓碑洛陽賈餘絢書予脩雲南志以均
與餘絢入流寓志中

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

水殿香全用其語

挂胡牀

魏裴潛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牀及其去畱以挂柱
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太白詩去時
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屏風牒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
雲錦張牒卽疊也唐詩山屏六曲郎歸夜宋詞屏風
疊疊開紅牙今改疊作曲非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

颺颺

沈佺期有夜泊越州詩云颺颺縈海若霹靂耿天吳颺颺蓋指颺風也字書不載此二字

口脂面藥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底未輟爐香朱鳥牕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雪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蕙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藥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竹筍江魚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亦云沃野收

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鱗然
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童白
白一羣鵝被人趕下河之謠也豈大家語哉

鳳林

水經河水必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蠻俱峙杜
詩鳳林戈不息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裏水長
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
涼州

柳櫪

李屏山達磨贊所謂柳櫪者稱杖也范石湖詩病憐

柳櫪隨身慣老覺屠蘇到手遲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
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
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
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
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納情合性而
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
句也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
菜芣苢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耶

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爛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殾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

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斑璘

何晏景福殿賦光明熠燿文彩璘璘皇甫士安勸志青紫之璘斑璘斑卽爛斑也爛字俗書到旣餉任昉杖詩文彩旣斑爛爛卽俗爛字韓文公詩華燭光爛爛註亦作平音斑爛字古體俗用爛字

丹的

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斐披絕嚇散煥熠

燿的于藥切婦人以丹注面也吳才老解爲指的非

子山詩用韻

庾子山喜晴詩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栖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巽音旋寸音斷悶音慢皆古韻也韻補失引今著之于此

七經詩集句之始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于王

安石非也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
鷺浴底心性張蠩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崆地斷壁
高分繚繞天

上番

又上建寧詞上番字餘詳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舊日霜毛
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况是江
南江北人番去聲但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
溪都憲家有蔡夢弼杜詩箋上番音上篋蜀名竹叢

曰林笈易說卦爲蒼篋竹古註音浪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
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牽來獅子
鎮金盆引出鳳皇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瓊屢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泉明

李太白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朝貰酒與君傾且就
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卽淵明唐人避
高祖諱改淵爲泉也今人不知改泉明作泉聲可笑
菰草

杜工部有除菰草詩云草有害於人菰音燭蜀名菰
麻或作蕁非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畫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
得此神天上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相叶吳
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錦衣夜不襞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
掩翠粧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粧鏡晚窺紅羅帷
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豪家恣情極樂反易
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襞羅
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爲分至啓閉必書
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
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

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爲偏失也

蘭亭杜詩

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着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王粲詩用劉歆賦語

劉歆遂初賦望亭隧之皦皦今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
長河旣已縈

古文苑王融遊僊詩長河旣已縈嶒山方可礪縈今本語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本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縈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何必遠引

塞北江南

甘州本月支國漢匈奴轉得上所居後魏爲張掖郡改爲甘州以甘峻山名之山有松柏佳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又有僊人樹人行山中饑卽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也唐韋蟾詩云塞北江南舊有名言其土地美沃塞之江南也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
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童僕已先道之
矣但王語渾含勝崔

范季隨論詩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
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
究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
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

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夜半
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藥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
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
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屏殘
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蓋物理然
耳

十字平音

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東
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
岍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

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謔也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
此則不叶矣

澀浪

蔡衡仲一日舉温庭筠華清宮詩澀浪浮瓊砌晴陽
上綵旂之句問予曰澀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
法式乎宮墻基自地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崖險狀
謂之疊澀石多作水文謂之澀浪衡仲歎曰不通木
經知澀浪爲何等語耶因語予曰古人賦景福靈光
舍元者一一皆通木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耳

王融詩

王融巫山高煙華乍卷舒行芳時繼續今本行芳作
猿鳥猿鳥字遠不及行芳也

鏡歌曲

漢鏡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
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
寫故致然耳此說卓矣近有好古者效之殆可發笑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
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孟蜀黃崇嘏
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

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
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
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
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日抱鼉鼉

韓石溪延語予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
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鼉鼉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
疑似之狀耳雲霾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臥日
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鼉鼉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

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鼉鼉出曝真以
爲四物矣卽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鼉鼉窟石勢參
差烏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赤壁賦云踞虎
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是此意
豈真有烏鵲鼉鼉虬龍虎豹哉

十樣鸞牋

韓浦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
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
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
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卽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

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蟾霞光卽深紅牋也
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其次學士
牋則短于百韻焉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
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
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
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
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
違寸心不遂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

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煙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
初旣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于石刻中以爲
劉之精藝深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
之余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
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若宋徽宗嘗
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
一斤欲放爲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庭珪贗墨

庭珪贗墨出蘇家麝煤添澤紋烏鞞柳枝瘦龍印香
字十襲一日三摩抄此山谷題庭珪贗墨詩然其製

可見今贗者亦希見矣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讎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刀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請急

杜工部偏側行已令請急會黃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則六十日晉書車武子早急出謁子敬盡急而還是也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彩有光榮光好擘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

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
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
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
入房肅肅帷幙聲褰帷更攝帶撫弦彈鳴箏慷慨有
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
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
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
之遂錄以傳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鑲

上音狼下音當

銀鐺大鑲也今多訛

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鑲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
傳訛習舛如此

八月朽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安
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
霑吳下曰入液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爲
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八音讀爲怕平聲方朔傳諧
語云令壺齟老怕塗塗與八同註云丈加切其下解
云塗者漸洳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爲
畢塗月八月之諺雖俗其音義字形亦遐而尚矣

茸母孟婆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煙

茸母草名

北地寒食茸母生

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

鄉關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

吹箇船兒倒轉

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

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邵桂子瓮天解語別天會錄

隋末詩讖

江都迷樓宮人杭靜夜半歌云河南楊柳樹江北李
花榮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
鳳艚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

持鈎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

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

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燄奕紅輝其後迷樓為唐兵所

焚竟叶詩讖

出海山記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看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顰庭梅對
我有嬌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
真玉梅謝後青陽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褥縵美容

集韻縫衣曰縵今俗云穿針縵線是也杜詩褥縵繡

芙蓉而字借隱

甘泉歌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塢此歌見三秦記余編風雅逸編秦以前古歌謠搜括無遺而乃復遺此刻梓已行不容竄入遂筆于此信乎纂錄之難周也

寄衣曲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云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邊書

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左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高棟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曉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棟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

傷暮秋劉脊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
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
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
則不可于此有盲妣取損罐而克完璧以白練而爲
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棟之選誠盲妣也近見
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
孱婿乎

石碣陽鐫額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
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鍾鼎文有款

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
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
一例也劉禹錫宣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
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
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
幾日前路轉多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
海檣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霄歌
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

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
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
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
欲盡齊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
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
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
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
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
擣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温飛卿悠悠復悠悠四
首耳

盛小叢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鴈門山上鴈初飛馬
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乃唐妓盛小叢詩也傳者失其名

搯鼓

岑參凱歌鳴笳搯鼓擁回軍今本搯作疊非近制啓
明定昏鼓三通曰發搯當用此字俗作搯非搯亦俗
字然差善於搯古樂府官家出遊雷大鼓雷轉作去
聲用

寶祿腰綵

袜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
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
于小說僞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註爲之腰綵註引
左傳相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
始于唐乎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
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曹孟德樂府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
矣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
慮之爲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

惠誰不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于有道可謂文姦也
已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
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
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嘗
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
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
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弘誄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爲一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駢與澆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駢駢字義與澆同而字則讀如澆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駢字惟元詞中馬驟駢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靺鞨

靺鞨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禦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倚蘭翡翠一盤紅靺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菽菽情隨流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橈迴棹荒雞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故特疏之

荳蔻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獻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藥黃花

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斑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註廣洋有斑枝花曲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摠錄

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瓊語

心如灰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明生

諧臣也顛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疇剛同也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
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
之際微矣

養隼而攫鸞鳳畜狸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
萬世鏡哉

雲糊天月藏明金在鑛火收熒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躓

塗乙卽塗
註二字

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
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
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竝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竝
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
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
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
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
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暈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
愛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菑必隕明忒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盛也苓落也鳥集
之交初驪而後吐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
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晒于鄰探頷粉于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哉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
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

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汭知之懿哉

蒼蔚朝濟國風唏菴施盈室楚騷悲

當邀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
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隳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
人如聚壘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
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孽卿之祿曷其沒矣鯁驕君之餌曷其止矣易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
綺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
垂橐而往綰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
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
莫得其宜迫生也

怡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產矣

狂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格物也

科雉隨兇強惻暴憐赤子非科雉乎黔首非隨兇乎天斟萬物聖人熙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又曰欲爲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爲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爲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爲六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爲下矣矜莊殊序也肅邕殊處也虢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逸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樂燕樂則左右侍御從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燕則廝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大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剝

啓口容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故曰大噐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鼃故曰大音希聲

作噐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亾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竝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竝分于六職

綱固在綱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綱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觀於海者難爲水遊聖門者難爲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

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節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又行其正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卽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卽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

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

書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煙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庾哉人焉庾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庾哉神焉
庾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
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
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
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殿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欲一世
之人好吾悲其爲人此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紛華逐欲而生純朴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構心鬪浩然之寇也

衆流旣分其源則散衆情旣出其性則毅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綦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
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闕至矣

牛馬者家蓄也縱之坳牧則悍鷹鷗者野鳥也一爲
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序卦輪衡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交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推情合性敷落之教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教之說乎觀乎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水涵太乙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陂蛇章行澤狸章行陸狼章行山易曰來章書曰平章詩曰綏章章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也

華駟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哉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

泣血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悅而匹偶之瀆甚矣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讐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若不克由聖

霧滃而蟹螯枯霜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厭性陰乘陽末逆本人詭天

綏如安裘晏如覆杼靜而極也行以菜齋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

道以噐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微而威王終日悲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弱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紅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歿士無克藿咎犯語晉文公也

古人祭以肺爲重食牲以肩爲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炁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

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覲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

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燧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
六家之旨旣已異矣三語之椽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
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

朽瓜化爲魚陳麥化爲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瘦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須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膏炮起于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
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爲黔資乎邇墨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亾以警晉也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
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

爲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曆觀性以律

鍾期歿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亾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烽三晝燧主夜

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亾士歎市市爲之罷積精曰誠

積誠爲精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糒甘不踰嗑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鴈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嬿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鵷紫色者鸞白色者鵠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寧載于義而歿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

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爲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畎之則流君子之道譬其如水乎

夙夕爲夜其夕惕乎白辰爲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驂騑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

故曰賢才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興行墜典整緝焚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士徙養民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邇一遐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

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
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
以革矣意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
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
快困于陳蔡之間乎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事見荀子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

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黨祐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
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
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
君論六蝎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主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墳箎寄伯仲之
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

故曰成於樂

秦箏多撮琵琶多撿篳篥多擘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棄楷絲易籀學廢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瓊語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

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竝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極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難矣哉漆園歎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欣悃悃以玉帛效心歡欣以

鐘鼓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甘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修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夫

古禮容磬折以爲恭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

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磬磬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磬古磬字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

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糝糗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亾魯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惜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易曰飲酒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惜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鯨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熊經鳥伸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飭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飭之也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黷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詩中唐有甃鄭注考工記塔前若今辟穢也分其督芴之脩以二分爲峻蓋今辟卽甃也穢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智永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爲仙去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

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
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切旣當急就之其事當又流亾
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
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官
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官是爲衰衰國之
樂羽從官往而不返是謂悲亾國之樂也應相生應
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譎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

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
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
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
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
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
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
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
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歿者幽栖猶
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
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

憂來之無非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陰符語也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序例曰凡端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事祥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閻人耳李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于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爾雅曰坳謂之坳注坳堂隅坳端疏坳者堂角也一名坳又曰坳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坳出尊崇坳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坳此三者在于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坳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付于南坳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坳

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角爲東坳西南角爲西坳故郭云在堂隅坳端也說文坳屏也坳垣也引詩乘彼坳垣諸經音義坳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坳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坳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坳此反爵之坳也記曰崇坳康圭此奠玉之坳也記又曰士於坳一此度食之坳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坳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坳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坳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此堂隅之坳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坳出於尊南故曰

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畢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穎達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文選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爲王少少音徹朱子易傳屯字象少穿地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言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鬪法哉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

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
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
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
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
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
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
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
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
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
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

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歿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歿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嵇康曰老奴汝歿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郅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表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說文胥蟹醢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蟾音四夜切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簴之制文法竒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鑊鑊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古歸藏易今亾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漙小畜作毒蓄大畜作夬蓄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剥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

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無妄作毋亾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霖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櫨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櫨音柳周禮衣袷柳之材註柳之爲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故書袷柳作接櫨鄭司農云接讀爲涇櫨讀柳柳者諸色新聚日將沒其色兼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說文彡象髮謂之髻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髻髻亂髮也古文作彡借作坤字今文作髻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

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

大哉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
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
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浹是
播是稔孰丰厥培執此珪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駟沈
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潔罽橫經湘沅士
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
官在序摩厲從臾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
者怵悚端顏殿圮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洵昌
言一下恩浹千家獯鬻孔熾邊戒毛毳媿嬰當位左

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逐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控惚業業荆襄將
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
狸歸毘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摻揔亞勛贊冊國
勢尊輦督軍載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
離罔功奇畫膠奉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
道歡擁御未鬯病癖且尪曾不愆遺使我心懣湘
湖高丘草木蔚蔚維水容裔維山龍從矢其銘詩詞
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聳

錄釋何君閣道碑洪文惠跋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

如塚未易窺其藩籬蜀士袁夢麒作漢制叢錄亦稱之云在雅州榮經縣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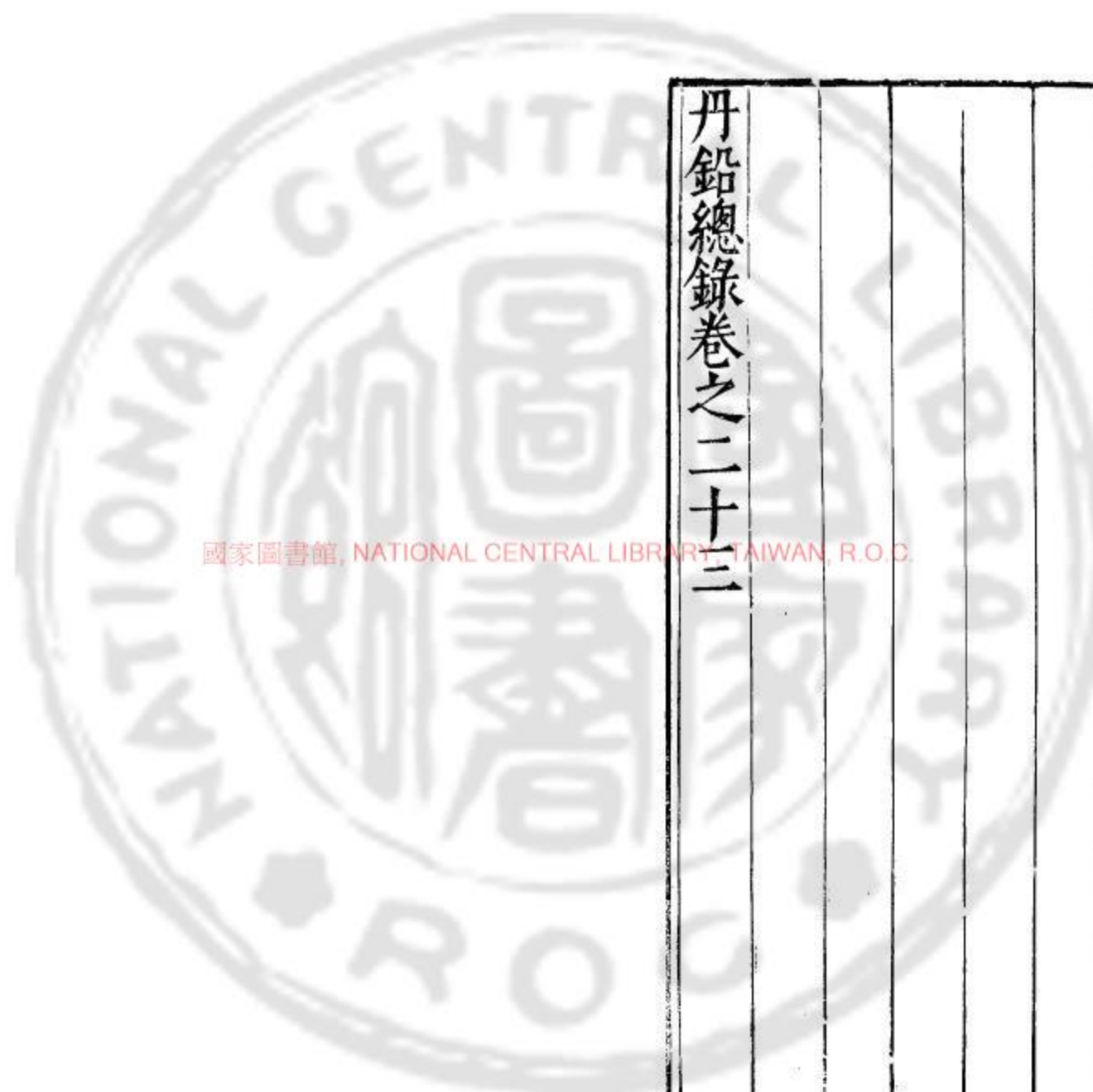
淮南子云馬鼈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注鼈蟲喻無知鼈蟲之名甚奇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螭蚌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日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蛭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蜺又有黃甲鼈鼈蟬蟻在海中鼈鼈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汜兼舍環龜謂環陣如龜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嚴助相具經曰堯懸貝殼於鳩宮貝殼以貝飾殼也
鳩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
之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鄰詠復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織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歿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歿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躡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竝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徂遂
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
之言容齋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
日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
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

之所爲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
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
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
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閏
宮閏徵閏卽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
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蜎韓非謂之五嘉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
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

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
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百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
寒林高適詩香界浪羣有

常璉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
歿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
牧馬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
爲謀

敖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
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
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
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
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
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

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
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
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
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
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
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
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
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
求識賞韓子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
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

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
之枉策蓋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
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繆
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
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
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
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
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
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
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
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

司會

言師者訓其徒

甸師

言職者主其業

職內

言衡者平其政

虞衡

言掌

者主其事

掌合

言氏者世其官

師氏

言人者終其身

庖人

不氏不人權其材也

官正膳夫內

外饗食之屬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
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阜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宋乾德中牂牁人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

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能通四海心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歌令人玄鬢皤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長謠從夕至清朝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與今聲不是兩蘆笙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

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

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

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

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秣

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東為棗竝束為棘日乘

干為旱干從日為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

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大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
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
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
也

知梵志翻着鞵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
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
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
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
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弔月鈎欄下字又作鈎宋
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
奕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雨側寒

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復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亾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卷之二十四
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于此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
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
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
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
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

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
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
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
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
之言可爲百世法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
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
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

號先王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
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
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
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
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銜杯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
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束爲棗竝束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
兩束相竝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
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
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

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

笛但裁以適五音皆具當適適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選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苧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苧者今訛作苧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苧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苧栗解作蹲鴟之苧一何遠哉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卷之二十四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
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人闌增以
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歟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
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
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
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
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

解則有頽敗不黏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
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
棊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
柄如旦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
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
之比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鉛總錄

恭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瓊語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曰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

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沈爲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也達者亦豈不大

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

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
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鼃之屬注鳴精列
屬旁鳴蝸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
屬許氏說文蝸鼃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
蛻蛇蟹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螭蟻以翼鳴者蚣蝮
以股鳴者蠍大龜以胷鳴者蠍一作蝮二家解不同
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
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
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
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以針鏤交鎖連結混合其
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旣取
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
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
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闕入也通作闕
漢成紀闕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闕
西域傳闕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

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字亦謂以枝安遊義與蘭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卽欄欄卽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逕衡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爲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攔乃花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卽取土爲封之略

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嶠夷旣略謂立邊防以界嶠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

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

之聲以爲雷哉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

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爲字愈益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
注謂方略爲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言注云言从肉言今按
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曾
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言以其言出自其曾臆不
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
歌曰肉聲卽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
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
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齟齬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卽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卽
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
以四字盡之解我曾春卽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
之最爲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日睽睽
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鷺生鷗又文山鴻豹肥膾多脂鷗名鴻豹以鷗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仞如旦饑卽詩怒如調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旦饑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饑爲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卽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

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爲修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煙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載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卽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

晉石崇以飴浴釜賈總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孟子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

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爲何等語反自詫曰予
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
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繇何異
施粉黛於足脛綴靨于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
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
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
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蠖
蠖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

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
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
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
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
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
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爲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
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
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
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鵝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

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昔靡草死注薺菀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菀也葶蘆也薪莫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卽以其書解之爲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卽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天是椽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爲義良爲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繇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人怠欲而繇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將下軍鄭行人公孫翬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歿矣不然將亾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歿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歿其言善皆爲失常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良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

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亾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

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鬪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碯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

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亾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墻也雍天子享宴辟雍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篪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朦朧
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鳥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旣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
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
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
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筭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斂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怒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謂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亦委靡不振不足爲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左傳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

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驪是駟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莖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鐶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詩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碁所用敗碁之著也與國所用亾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

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亾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羃花綸金璫不知爲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表哀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文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哲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文適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

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公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
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
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箠箠與笛同按
穆天子傳注箠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
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
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蜾蝗蝨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
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爲學之說
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
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
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
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
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
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
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
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
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
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

漢儒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
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
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益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
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
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
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
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
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卽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爲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鞞工鞞音蠻冒鼓也又曰味衆玼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而氣不達鞞又作漣音氣漣如鼓之鞞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蓋出古語美改

過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謬類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歿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

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
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
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竝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
誣後世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
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
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
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
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
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

矣至長壽三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歿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盲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劉子玄子餘

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卽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身卽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爲辱真見也寵爲下言

福兮禍所伏也辱爲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爲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爲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爲罪數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

卷之二十六
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沈魄首肯而柱下之浮魂擊抃乎爲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

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

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育儒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

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藥殺之矣

跋瀝出酒曰竿字或作醉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竿酒字僅見此耳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

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曰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音謬矣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臥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彥見文選註又作唁劉勰曰諺彥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

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禘裘而
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今之巷道名爲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徯徯
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
南方曰弄北曰徯徯弄之反切爲徯徯也蓋方言耳
復姓有母丘氏諸姓氏書音母作無非也漢書有曼
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母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
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母音貫
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
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爲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

具耳漢有母丘與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
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爲父母之母不惟
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
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爲寫作毋且
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
音邪三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
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
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

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爲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尪爲義从尔爲聲麗爾也麗爾之爲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卽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於鳥鳥

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爲歎辭則雅爲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

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

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

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僞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僞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

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逦文選有逦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逦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沈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沈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

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竝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爲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唐鄭絳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船鹽神之事怪誣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

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僞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忌教郅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膾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

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郤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歿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特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

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
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
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
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
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踈麻兮瑤華注以踈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
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
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玉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
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

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
爲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檠柿
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
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
美此卽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
世所行曄耶方耶

吟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楊雄太玄有吟首音欽吟閉
也素問呿吟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牕繡

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

名 人 姓

出行經堠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短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短今本皆作短褐短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侮賦曰使我言而無見
違知古人一語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
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
石而不壓踏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
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
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
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顏公鹿
脯帖文公以時代又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
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
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說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難之文卽加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爲烝彝鼎句舊點以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撓前士則之後乃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分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勤唉厥生說文唉膺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

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膺也烏開切二字音義竝同如嘆與歡欸與咳嘯與歛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唉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

麗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克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卽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本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強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行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嘅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饅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卽古劍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不可保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陳張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隊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蹙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章奇語也

木寓見漢書注水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真疑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畧曰俳側

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深心
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
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即全之耳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
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
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堦零
以薪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烽望其煙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煙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
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
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
或以為崧嵩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臯陰臯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
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韓子玉卮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潭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款冬花卽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傳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

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疑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爲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隄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隄碕圻礮五字同音哀二世賦曲江之隄越絕廬之碕地理志鮎圻水經赭圻

又作礮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卽阜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皂也後借爲皂隸之皂歷解爲槽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爲至真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

橋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關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義送別之情也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鳥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蚤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晌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鐻聲不過闕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血于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鈿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廕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也秦刻亦有此

例

漢書王尊傳迹射十子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雞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六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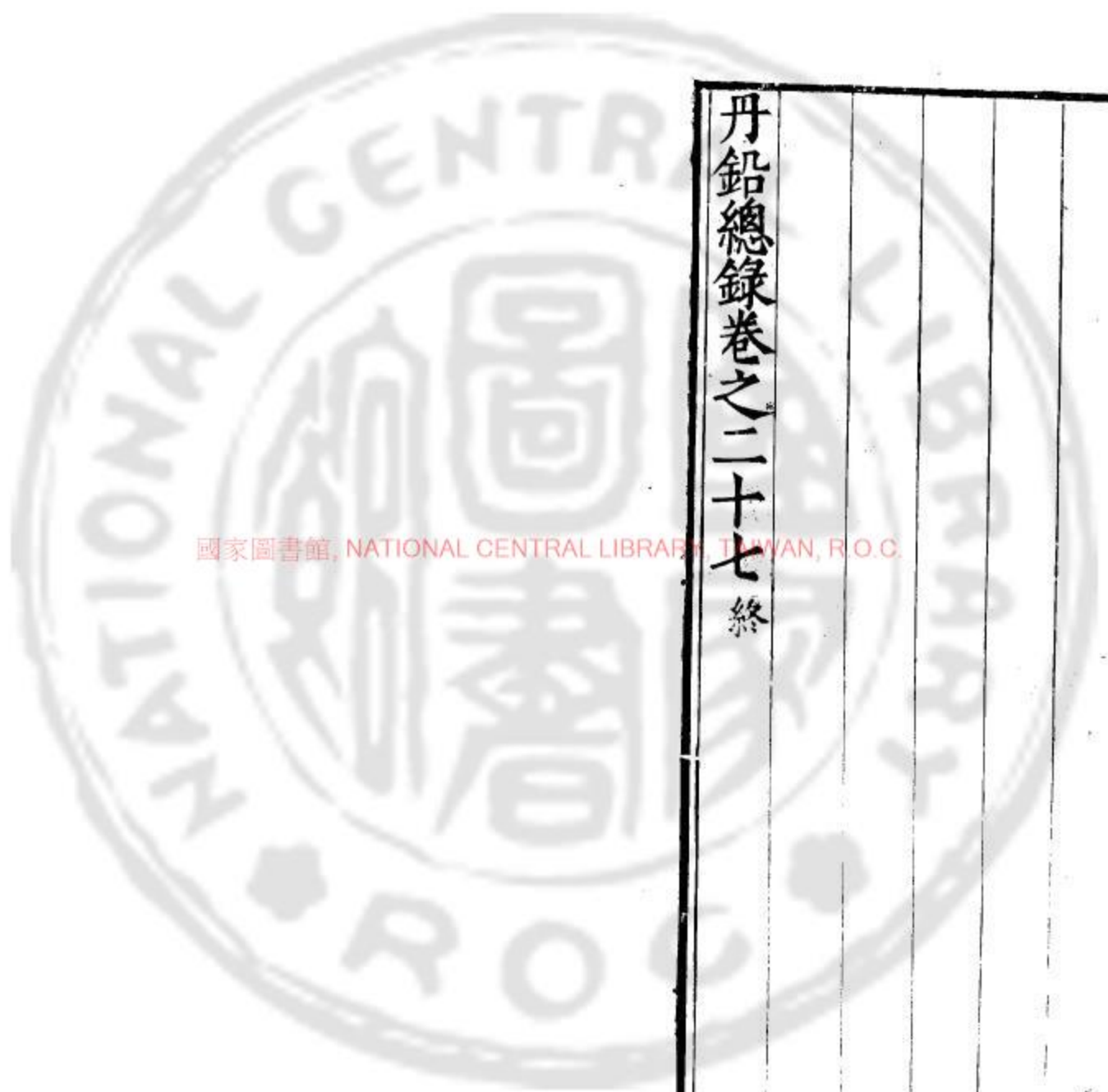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
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
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
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
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
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
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

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